



梅山集

二十五

行狀

廿二

~ 16
2373
26



和
2873
28-26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行狀

近齋朴先生行狀

本貫全羅道羅州牧潘南縣

曾祖諱泰遠黃州牧使 贈吏曹參判妣平山

申氏 贈貞夫人

祖諱弼履 贈吏曹判書妣全義李氏 贈貞

夫人

考諱師錫公州牧判官 贈議政府左贊成妣

杞溪俞氏 贈貞敬夫人

先生諱胤源字永叔姓朴氏系出新羅始祖至潘南
先生諱尚衷以文學節義有名麗季左議政平度公
諱嘗以勳業顯 本朝平度公玄孫舍人諱紹知士
禍將作遜于嶺南爲時名儒世稱冷川先生 贈領
議政文康公文康之子曰諱應川司宰監正 贈左
贊成孫曰諱東民以學行薦授叅奉不就是生同中
樞諱煥是生左副承旨 贈吏曹叅判諱世城是爲
先生高祖也承旨公當己亥禮論斥尹善道權謬不
奉 敦諭權謬之命下理幾危爲時名臣使公以
下三世世襲文行克紹先休俞夫人考處士 贈吏

曹叅判諱受基大宗伯章肅公諱命弘孫文簡公農
巖金先生諱昌協其外祖也純靜和柔婦道咸備以
英宗十年甲寅五月五日子時舉先生于漢師社稷
洞筭先生生稟絕異肌膚清澁性又夙慧纔學語已
解文字與羣兒遊不戲狎談笑皆成文雖玩好在前
若無睹也祖妣李夫人女士有文識常置懷中口授
小學及古史先生已會其大義夫人勤蠶績先生爲
作養蠶歌以悅之腔調自成家人傳誦年未及就傳
文理驟達不煩教授終日伊吾至忘寢食焉聰穎絕
人一讀下數十行雖鉅篇開口便盡所讀雖經時長

者有問卽對不一遺有饋華蟲者先生卽取紙書曰是歷錄然有文章歷錄字見於秦風註而移用於雉之斑文其文思超詣已如此稍長益治古文高妙淵雅直透作者神髓好讀南華書或至千遍而以惇程子不觀莊列之意遂不復讀藝苑諸公要見先生著述先生不出口焉有士子而見文詞於時宰者乎昌黎事吾竊恥之常自期以道學節義文章三者不絕於口時復激昂感奮語及斯文是非辛壬忠逆春秋大義如三學士清陰桐溪所樹立未嘗不慷慨流涕或欲試之有反其意而難之者則聲色彌厲言議益

峻長者不能屈作北征論以明復雪之義寥寥濟金公用謙奇其志趣而曰是見尤翁文字者乎先生自謂興起向學之心專賴于斯集輒載之而行出遊陞庠累居上游儕流皆讓一頭而先生謂以利慾之場不可濡足遂不復赴嘗執事于崇節祠致祭 上親臨觀禮內豎向先生問曰董公名爲誰先生不答內豎堅問之終不答蓋嫌與宦侍語也每科名不正輒坐停辛卯 國家宗系辨誣稱慶設科亦不赴人詰之曰以辨誣虜中而不應慶科若使策名立朝其將辭專對乎先生曰往役固不敢辭而科舉則爲士者

當行已志何爲比而同之乎丁亥中監解先生來自
贊成公三登任所試期已迫未及照訖 上御便殿
試講時無照訖入格者甚多皆彌縫苟免獨先生首
實 命停舉及會試釋停先生曰不照訖雖是襲謬
終不安於心詎敢以解罰而冒赴乎癸巳又發解時
以科場殺亂 朝廷使捕卒訶覆圍先生歎曰昔人
有見棘籬而廢舉者况捕校乎遂折券而歸壬辰見
時象孔棘不樂處京會葬漢湖金先生仍僦居廣陵
江上讀書久而後返及贊成公歿遂廢功令曰吾今
四十而求榮是與孟子不動心異矣且親不在誰爲

榮乎况科舉事近銜鬻士而有意則不冒赴是第一
義也甲辰朝家令卿宰各薦桂坊可擬人醇庵吳公
載純以先生及霽軒沈公定鎮應 命丁未春將行
嘉順宮嘉禮 上問先生於金公鍾秀鍾秀對曰朴
某以經學聞於世貧甚所居不蔽風雨常與吳允常
講磨云王子拜繕工監監役呈病遞人問何爲不仕
先生曰病實難強且弟姪分俸得免饑餓無爲貧之
義靡敢以不仕爲高也癸丑左相金公履素又薦先
生是年秋金右相喜上劄薦先生及金載翼等三人
而以篤學好禮準以繩尺稱先生而請付 經筵官

上以抄選例自賓廳會薦而以劄子直請有違格式
還下劄本金相遂上章自訟其昧例又言所薦諸人
皆一時之望自朝家宜拔例收用時有基之者事竟
不行丙辰尹右相著東以先生學術實合儒選力薦
之 上曰古人以不相實廣國謂之私然豈不難乎
丁巳金公鍾秀以 元子宮將入學又請任先生以
輔導 上并不聽戊午春設講學廳選僚屬右相李
秉模薦先生并舉七人而曰或以學行或以操識實
合是任請付軍銜使之陪講 上允之令問安於
元子先生辭以疾 上下教督出曰是不過桂坊一

例在私義亦無難進之端且微末蔭官安敢乃爾欲
爲處分而姑不爲之斯速出仕先生又對以實病終
不膺命時 上欲必致乃已荐降責諭辭旨嚴厲有
人臣所不敢聞者先生悸恐席藁私次待罪者月餘
天怒轉激禍將不測子姪震懍罔措至伏地號泣願
一出脚用活家族先生猶不降志自分必死久後
上聞先生秉執始有開釋之 教先生感泣曰賤臣
日竢遲慢之誅而今乃蒙被 異恩不惟不罪又從
以褒嘉從古人臣之得此於君父者能復幾人此身
未死不知何以圖報也猶以職名未遞引咎自訟不

出戶庭從遊者請講學則辭之時有匪頌於諸僚屬者先生亦依他例蒙 賜亦不受即不欲以見職自居也 上知終不可屈特命許解先生素清羸善病至己未正月沴氣大行先生亦患斯疾以十七日子時考終于聚賢坊貞洞第前二日謂傍人曰啓手足又曰遷奉蓋欲遷奉于正寢也前歲忽誦康節六十六歲詩使吾却十年亦可少集事奈何天地間日無再中理之句曰以康節造詣尚云爾吾儒事業儘無窮享年竟止六十六歲所雅言乃讖也朝野莫不悼惜士友相吊曰斯文之棟樑折矣以葬地累退五月

九日始窆于果川縣內面雲滿山後洞寅坐之原先生天分極高明粹英睿色莊而言厲氣和而心坦直而不峭嚴而不激襟懷灑落表裏澄澈如冰壺秋月自幼近道劬書之外不知有餘事及長淹貫經史律身清苦動必以禮非其義不行有所守雖賁育莫能奪其辨邪正淑慝劈劃若利刀兩斷不以外物累心常欲點塵不着卓犖有大志嘗慨然歎曰不爲婦人而爲男子生於衣冠之國承治川詩禮之傳其可自小乎人之性善與聖人同可以人而不知其性知而不全可乎於是遂專意性理之學取讀心經近思四

子書窮晝夜不休以及於洛建羣書玩索而體驗之篤信聖人以爲一毫不及吾事未了奉孔孟及程伯子小像于書室朔望瞻拜用禹景慕慕石潭華陽兩先生曠感最深蓋其敏識天授於性命之蘊奧箋註之紛錯到手則理契而心融大而道體之彌六合細而妙用之散萬殊無不玲瓏穿穴會通而歸極其所自得而闡發者類皆疏通圓全其論格物物格曰物格既是物之詣其極者而以格物爲吾之至於物之義則兩格字有不同矣上下格字宜無不同竊謂格物是使物而格也物格是物之格也兩格字或在於

物字之前或在於物字之後故有在在物之分而其實無不同且格物以使字意看則尤似分曉或問釋格物而曰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竊極無餘則朱子於此已用使字金密庵以格物物格爲心到物物到心與鄭愚伏請客客來之說相似不可從其論明德曰稱心爲明德如稱理爲太極理至極而無以加焉故謂之太極心神明而得於天者故謂之明德旣以理之至極爲太極則太極不可不謂之理旣以心之神明謂明德則明德不可不謂之心先儒曰至善太極之異名愚亦曰明德心之異名明

德是心心是明德豈有二乎明德者人心神明之妙不可得而名之故以明德目之此明德之所立名也蓋格致誠正修皆屬明明德之事而格物以心格之也致知致其心之知識也誠意則誠其心之所發也正心始直言心修身則主宰乎身是心也五者皆不外乎心則明德非心而何且性亦非不明矣而心配火即光明物事明字最當於心故朱子於明德看得出如此或以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為陳北溪之語而非朱子說執此為明德非專言心之證然不分朱子與陳氏惟觀其言之當理而已其論心與

氣質曰心是氣之精爽則精爽為心之全體知覺之體用不外于精爽精爽即湛一也豈於精爽上又有湛一以為心之本體乎或謂湛一是本然之氣聖凡之所同精爽是血氣之所生聖凡之所不同者分析雖細源頭却成兩歧夫心一而已豈有聖凡所同底心之外又有聖凡所不同底心乎心之所以本善者以氣之精爽也今日精爽有清濁粹駁則是以心為氣質而心有善惡也其可乎心體之虛靈即氣之精爽而精爽即湛一今謂精爽非湛一湛一是本體則虛靈不足以為心之本體而虛靈上又有湛一不幾

近於頭上安頭乎蓋原初湛一之氣聚而爲心卽所謂精爽精爽非出於血氣者精爽無清濁粹駁故聖凡之心同矣若其已發而入於不善者是挾氣質以後之心非可言於心之本體然則精爽只是湛一而已何得有濁駁來精爽之稱自是心之名目一言而蔽之者則精爽本是神明神明與湛一豈有二乎張子所謂氣之本卽朱子所謂氣之精爽雖有論氣論心之不同而其實一氣也蓋氣質非氣之本惟心爲氣之本故所以神明而具衆理也今以精爽謂非湛一而是血氣中精爽則所謂湛一果寓於何處而雖

欲求之無從討覓矣人心狀得處以精爽爲言則或認以精爽有清濁以虛靈爲言則或認以虛靈有優劣將使心與氣質無辨矣安得不以湛一言心以明其本體哉鏡鐵精粗之喻殆哉斯言粗鐵之鏡雖力磨之必不如精鐵之鏡然則凡人之心雖極治之必不如聖人之心人無作聖之路矣栗谷曰方寸虛明變化氣質氣質之變化專在於心若使人心有本惡者則不能虛明何以變化氣質乎其論人物性曰虎狼之仁蜂蟻之義朱子謂一點明明者理之同也一點者氣之異也虎非但仁而亦義劉昆爲弘農虎負

子渡河其避善人義也蟻非但義而亦智其知雨封
埴智也犬亦有仁義慈其子仁也忠於主義也奚但
一點明乎如羊之跪乳禮也鳥之反哺仁也鳥之色
舉智也固皆只露其一端亦是居其一有其四者也
况鴈之不貳雌義也春必北秋必南信也有行列禮
也此則已見其三矣以言其發見則不全以言其所
受則能具矣仁包四者豈有有仁而無義禮智者乎
亦豈有無仁而有義禮智者乎若使物性無五常則
人之德雖善豈有感物之理雞無仁矣董邵南之行
何以使之相哺猫無義矣北平王之賢何以使之相

乳蛇雀無禮何以使之銜環珠豚魚無信亦何以孚
乎性只是一箇善事之善者皆係於五常今夫牛耕
馬馳是善底事非惡底事則牛耕馬馳便是人之仁
義可見人與物同一性善也性是一原而道有分派
則性同而道似不同然道亦謂之同者何也道者循
是性之自然性一而道亦一故曰性道同也性道既
同而物不可爲人之事者何也氣有可變有不可變
可變者卽聖凡不同之氣清濁粹駁之分也不可變
者卽人物不同之氣正偏通塞之別也濁駁者可使
之清粹偏塞者不可使之正通故物終不能爲人之

事也聖人之施穿絡於牛馬使之耕馳亦因性之自然而已是其教在性道之內也鹿門云明德不得謂之人物同天命之性謂之人物同則心小性大心何以貯性此說可疑心性果有形之物而以形之大小論乎先生於講論之際未曾入主而求勝乘氣而加人常曰義理天下之公何可自是非他乎喜同而惡異者私意也以故雖鎮日談辨屢牘往復而壹是公平不失和氣若寸長在人輒屈己而從之或各執己見兩相不下而亦不少芥滯情契靡替焉兼治禮學以爲禮是四德之一而其用甚大乃沿滄源流考

證同異酌古今之宜蓋常變之節其所辨析而折衷者秩然有體裁人遇疑變必就先生而正焉每歎世教衰喪紀先崩至於祖父母及伯叔父母服中昏娶而極矣或難之曰失時爲難且奈姻家不聽何先生曰是壞禮防也如此者亦不願結親凡事拘時勢則無禮律其可乎世俗始喪設飯三器謂之使者飯先生謂是羅麗崇佛之餘習非正終之禮遺戒去之亦嘗以婦女將死侍婢誦佛非所以正終亦切禁焉又以父母死被髮爲非禮而曰家禮襲書儀之謬非朱子本意然行久而成俗爲喪禮之大節苟欲釐正則

必須明良相得著令設禁然後可變若在下者擅改則妄也嘗曰好禮固可尚而徒規規於繁文末節不致力於本原則雖會通三百三千亦難望實得易啓文勝質之弊且吾與人答問禮多於經吾實無以扣之則應然亦可驗世無理會讀書者戒學者以役文俾之先經而後禮焉常留心經濟論治道必以唐虞三代爲期若經國之謨用人之法制產厚生之規度咸有研究有所論著必以敦教化正風俗任賢能遠諂諛禁奢侈除冗費祛浮華尚忠賢爲先其要又本於人主一心以爲君心正則天下正嘗恨人才之不

古曰是科舉害之也壞心術賊世教當革無疑士子之應舉如處子之現身可羞之甚苟欲自重則當以不赴舉爲正又曰三代後無賓興之制取人以科目靡此則無進身之路門戶之貴父兄之望所係甚多雖不得自由然立志堅固則豈無爲學之道是在當人耳苟無所學將何所藉手事君進取者尤不可以不學仍言朱子貢舉議終恐遜了於程子學校劄每歎長吏之弁髦儒化曰學校所以明人倫人倫不明則民不知禮義民不知禮義則禽獸也故聖人憂之設學校而教之以明人倫人倫不明而民可得而治

乎必當導之以人道使知親上死長之義其長材秀
民亦當教之以詩書六藝使爲國家用焉其言皆剴
切平實達治體識時務常以安民利物爲心凡係民
生疾苦水旱灾癘憂之若惘在躬其仁愛溥博又如
此然若有不本之學問又不能量時量己而自許以
事功者則濫非之以爲若是者非愚則妄也人見其
辭官守身畢生遵晦意或不嫻事務而實不知胷中
經綸蔚有範圍若出而有爲則可以尊主庇民陶世
成俗初非長往不屑也嘗謂濂洛羣賢皆是王佐之
才亦多愛說經濟而其言散出未有成書惟柳磻溪

所著隨錄禮樂政刑官方法制綱目俱張燦然成一
王之憲實殿周禮也惜不措諸斯世用匡一治勸著
庵俞公漢雋立傳焉先生嘗係心 王室憂患世道
聞一善政則必欽頌攢祝或有過失則憂歎不寐往
往至於流涕每誦 正廟丙申三月初十日傳教曰
吾 君聖學高明卓冠千古嚴於不貳本之義如此
賤臣信之如金石云聞午人作相慘然不樂如聽天
津鵲聲及壬子以後咸推知幾之明焉先生不由師
承自知爲學弘闡名理皆所獨得然亦不自信遍交
并世贊者以質其所疑如漢湖金先生元行密菴金

公砥行鹿門任公聖周嘗尊事之而於漢湖尤篤信而師資焉如三山齋金公履安雲湖任公靖周寧齋吳公允常嘗切憇焉其取人爲善也出於真誠如饑渴飲食故諸賢莫不欽重爲斯文之托樂告以進修次第其所磨礱浸灌以至成德者又如此其爲學也窮理以明善反躬以踐實持敬以養其內體義以制其外嘗云居敬窮理力行三者闕一不可敬又是萬善之本也於書無所不讀尤浚於六經循環熟讀讀必成誦昭然若自其口出每臨丁展卷輒盥手端拱不搖肩背心眼俱到神志相涵直與書爲一音韻如

出金石聽者以當韶護於經義妙契神解不費強按而直抽關鍵疏暢宏達見處超卓無固滯拘泥之病亦必以朱子說爲據未曾傳會穿鑿以犯手勢其所辨釋類皆怡然理順精透明白無復餘蘊嘗因疾患不遑於立言故其所以發揮聖經啓佑後人之志有未卒焉是爲遺憾然見於書牘答問者往往有前人所未及究者觀於遺編可知也指引學者亦推其師心獨造者而施教焉嘗病世儒不務下學而驟語上達故不語以所見未到之理先教擊蒙要訣及小學必以敦本務實爲主又著勸讀小學文以明不如此

不爲人之意焉自從志學絕不爲閑漫纂述或有所著祇要文從字順以故初晚所作若出兩手每云文要其好則用意已虛去道不啻遠矣朱子以觀雜書分精力爲戒况爲無用之文辭雕鏤肝肺其害身心當如何古者文與道爲一後世文與道爲二浮華盛而本質亡又曰道學理也理無時而減文章氣也氣有時而衰使今人爲古人之學則尚可幾及爲古人之文則決難有成以故不復修辭藻繪規古悉取少日述作而焚之曰所言浮誇不可留示子孫臨終胤子問文稿究竟先生曰是何足惜苟不固高見曠識

審本末輕重之別者亦何能與此哉有文集行于世而諸經劄略皆未及再修若謂妙道精義之發止此已矣則非知先生者也先生事父母極其愛敬雖疏節必遵經訓居喪盡禮三年未嘗啓齒在內艱心制值閣憂階危家人請急于先生時無親懿在傍而先生固守內外之限終不入視醫來亦使女奴攝診孺慕之篤終身如一日晨起謁廟非甚病不廢至己未上元病患已革而猶命家人促具時食薦廟每遇生朝悲痛如不勝不進酒食逮周甲家人欲追設小酌而猶不許忌日亦不進常飯致齋不接賓客不授數

禮記卷之九
課承祭誠禮俱至欽欽翼翼將祭之夜衣不解帶祭
罷盡日飲泣嘗謂忌者含恤而不及他事之謂也是
日惟當愴慕竟夕詎可及餘事今人於祭後謂之罷
齋而出入如常是可忍乎祭不用市醴及禁肉曰聖
人不食沽酒市脯况祀享乎祭需亦不用饋錢曰子
錢自是重利厚斂近於不仁非仁者之粟祭之義也
嘗云人子追養專在於祀事凡祭饌亦當稱家力物
雖不豐惟誠格神今俗多用膏煎之物有如宴饗亦
必高排至使餅楪倍踰於神主品數無節紛然羅列
猥雜甚矣又云忌祭是後賢義起只爲伸情而設未

足以盡追養惟正祭方可謂行祀禮所云士不祭冬
不裘夏不葛是指四時正祭也今人貧不能舉者固
有之力可及者亦惟忌墓是祭此初不曉禮意也又
云禮有不可不行者三冠禮親迎時祭是已而或禮
家勸之而不從門長教之而不行習俗已痼不可爲
也自朝家定爲法令使國中士夫行此三禮罔敢或
違則可以復古而敦俗每以東俗髻制爲陋爲文而
斥其非禮以故冠子婦用 皇朝髻制及戊申 朝
家申禁加髻婦女首飾皆用簪兜人始服先生所行
先生以髻制與髻有異雖非禁物當遵時王之制去

櫛髮集
髻而着簪兜定著喪祭儀節名之曰汰哉錄爲一家
則與季氏忠獻公友愛肫摯孺簾相洽嘗許以天倫
間知已忠獻公得疾而菴先生憂灼不眠或中夜起
泣躬自乞藥療治而愈人謂至誠所致云待庶母甚
謹嫁諸庶妹厚其資裝斥賣庄土悉其所欲用其曲
盡恩意如此庶弟早歿爲作壙誌久而悼傷不置與
夫人相敬如賓有行輒相拜夫人考妣喪終三年不
處於內以及乎夫人四祖及傍親忌日而猶然有獨
子晚生而教以義方不少饒假夫人喪中不令做舉
業或言科體疑義異於詩賦先生猶不許且戒習寫

曰衰麻之身何可爲臨池戲乎其訓誨之正類此愛
從子如已子每教曰古來戚晚歎有全保其家者卽
以貪戀榮寵憑藉權勢遂至於孤恩負國自底敗亾
覆轍可戒也吾家寒素猥結 天姻寔由祖先餘慶
汝輩祇當守拙慎言語不妄交讀書禔躬不墜家聲
諄諄警飭不離於口睦宗族重友道各盡其誼聞喪
必不肉不能奔則哭於私室必爲之加麻致誅曰此
哀死之禮也御婢僕嚴而有恩有罪則喻以事理俾
之自新不悛而後施箠撻謹男女之別雖於女奴亦
不親授受焉家素貧環堵蕭然蔬糲不繼竈不炊埃

不場者或至經旬窺其庭間若無人惟有翠草盈庭
苔蘚沒階入其室圖書滿床整襟竦坐書聲洋洋常
欣然自樂見者異之以爲貧如此甚所樂何事一蒲
薦數十年坐處弊而見底人比之於管幼安穿榻焉
燕居如齋位置齊整性又喜潔一日而屢盥嘗與廢
族隔垣而居心常惡之一日其家粟落園童奴拾而
進之先生將近脣忽疑而問所從得奴曰某家粟也
先生不食而投諸地其貞介絕俗一芥不苟取自童
叩已然謹於辭受若有不悅於意者盡日不怡家人
不敢以非義進亦不忍傷其志也有居喪而致歲饋

者先生還之曰居憂者不可以歲儀爲也時值凶荒
將闕祭家人請受供祭先生曰是非以禮處人有承
學者爲西邑送紬以御冬先生亦辭之曰可以受可
以無受無受爲快活其勵操冰檠如此 嘉順宮入
闕本房至親例參宴禮而先生引病不入後 命私
覲而竟不承 命以處地有異塞兌息影不輕接人
亦不以師道自居曰身爲戚里苟欲守拙當自簡交
遊始而交遊之廣莫如講會以此遂不納徒然苟有
所疑難應答不倦盡衷曲而竭底蘊功化之及人者
亦深矣性好包容恥言人過失而見人不是若將浼

焉與洪國榮戚屬不疎相逢於錦江見其輕佻淫媒
移書責之國榮大怒告絕先生少與閔弘燮同研弘
燮過牙山以書要先生來見先生時在子舍稱病不
往弘燮亦絕沈翔雲翼雲不念釁累挾文藝廣交遊
一日持綺饌至要與同嘗先生托以痞滯不食翔雲
自知疎外遂不復來見洪樂任納交亦不與接話後
四人者俱敗先生曰余非有先見之明特性拙默見
達官也衛道甚嚴常以異學浸畔爲憂痛斥毛奇齡
曰其詆毀程朱絕悖真是索瘢於孟子所謂庸學說
尤不成理渠何曾夢到朱子地位卽斯文之亂賊當

火其書斥西洋邪術曰其害甚於釋老男女無別卽
是聚麀謂祭無益不若豺獺且居處衣服與平民同
應舉覓官通婚姻爲僚友潛相誘引漸染俱化故其
害尤大此乃門庭之寇禍烈猛火將以易國及辛酉
其言大驗嘗云正學不明邪說益熾距闕之道惟在
吾黨自修如真元旣固戾氣自退素嚴華夷之辨以
甲申後神州陸沉惟一片乾淨地猶有可藉而人心
狂安聞見習熟卧薪嘗膽之志日遠月忘爲潑憂永
歎嘗云春秋戎伐凡伯公羊傳曰執之而言伐大之
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夷狄而執中國不可况執

天子之大夫乎。執天子之大夫不可。况竊天子之位乎。讀春秋者觀於此則亦可以知夷狄之亂華爲天地之大變也。魯連一士也以帝秦爲耻。况居東華而不知事虜之爲可羞乎。嘗誦斯義作爲家計。若終身之不可忘焉。夫贊於堯舜四字即宰予所以贊孔子者。而李秉樸乃敢肆然加之於稱美可汗之語。雖云往役迫於所處。苟欲頌譽則何患無辭。而必以此四字擬之於犬羊者。雖李鄴之張皇虜勢不應至於斯極也。宋史以金主雍爲夷狄中堯舜之君者。雖據其臣贊述而云爾。然亦僭也。若至稱之以贊孔子者。古

今權宜文字所不敢出也。孔子萬世之師也。天子北面稱弟子。其所崇敬莫得以尚焉。施及蠻貊亦莫不尊親而獨秉樸引以媚虜。不少忌憚。是侮聖人也。此而不攻則聖道墜地。民彝斁滅。先生以爲身爲儒者。被先王之法服。誦孔子之訓辭。而爲此人之所薦引。則是污衊身名也。以此矢死不出。而本情未及。悉暴形跡自歸。偃蹇則天怒震疊。威罰將降。禍機迫在呼吸。而先生堅守已志。終始不渝。曰若使尊聖人攘夷狄之義。由己粗伸。則雖滅死萬萬無恨。若不見嶺海鼎鑊之在前焉。幸賴正廟聖明。俯燭素心之靡

他俾得以全其株守於是焉化雪霜爲雨露變斧鉞爲華袞嗚呼盛哉夫以先生才德之美沈屈厄窮俾其鋪舒皇王之志卷懷而逝與大化隨藏是固士林之所齎恨然而述謹嚴微婉之正訓闡敘秩命討之大經以一身而扶萬世之綱以一心而回人主之怒至蒙知其心成其美之教若曰此義理夫孰曰不可况予乎 聖訓炳若日星是詎但爲先生曠古之異數哉縱使先生位廊廟登廈氈契托魚水化贊雲日其得君之盛亦何以尙此哉然則亦不可謂不遇也方其不就也人皆以處地分義難之先生曰處

地戚里之私義也去就士夫之大防也若係小事一己廉隅有不遑恤而此則大義所關不可違也且我非言官而投疏彈劾非洋儒而發通聲討則是乃出位論事決不可爲今茲講銜之來當着自已義不當進而進則將做何如人哉此吾所以不受 君命豈樂爲哉乃有不得已也然區區願忠之誠 天鑑臨之焉敢誣也觀於先生斯言則可知所自量者孰也先生素愛閒靜不樂城闈寤寐邱壑而力屈未舉常悒悒如也亦不喜立號每擬樹屋澗阿名之以近齋學者稱近齋先生夫人安東金氏處士諱時篔女仙

源文忠公諱尚容其五世祖也有哲識高操尊姑疾
革斫指進血勸夫子爲學先生固窮守道以底成德
多賴於內助生先生同年先生十八年而歿先生
狀其行備述其賢舉一男宗輿瑞興府使有至行克
趾先美宗輿男雲壽今居昌府使雲壽男齊近一女
幼嗚呼先生以間世豪傑之資慕往者真正之學因
文八道由博返約斂却英爽發越之氣措諸規矩準
繩之中鑽研之功不以憂戚而或輟進修之勇不以
衰晚而自懈及其養濇而積厚則剛嚴者寬平刻厲
者舒泰宏暢濇密溫淳簡易精粹之氣達於面貌和

順之意溢於言笑覲其德若蘭熏而春噓測其象若
淵渟而岳峙自令人愛而畏焉學窮天人之妙而不
越日用彝倫之外專用心於內而一本之於敬貫終
始徹上下造次須臾罔或間斷馴致於純一不雜知
周乎事物而不遺行歷乎夷險而不變玩心高明日
新上達以成其久大則誠而已若夫憫聖道之不尊
懼邪說之肆行宗孔聖討亂之義述鄒孟詎諛之訓
以吾出處之大節壹裁胷中之春秋以明天理正人
心閑先聖攘夷狄爲己任拚死生黜禍福畢生自靖
以獻于先聖是爲見之行事深切著明豈若空言之

無施哉其將延道脉於無窮伸大義於天下若先生者真孔門之忠臣大明之遺民也嗚呼先生所樹立固卓絕而寔由於信道之篤灼見義理獨立不懼非一朝慷慨襲取之比則以平生所養之正所見之大事事尋求一箇是出處之際宜不欲一毫有差斯亦學問之一端敦化中川流若不求之於全體大用而只斷以一節則豈非淺知先生哉傳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又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生庶幾焉易簣後九年胤子述實記一通屬直弼爲狀而胤子又歿矣直弼夙被先生知愛出入門

墻近十年而晚進稚昧觀德既不深微言精義又不能有所扣發卽其一二舊聞亦皆日就忘失常願識隨學進肆其筆力闡揚德懿之萬一疾病垂死無以追繹緒餘用圖不朽竊恐風燭奄及永負幽明之托忘其僭妄撰述如右用竢知德之君子云爾

霽軒沈先生行狀

霽軒沈先生卒旣六十年其孫樂應齋其先人所著遺事請直弼爲狀直弼辭曰先生不世出之君子也受小學于黎湖黎湖期勉綦重服事溪湖溪湖贊歎其識解英透曰其於心性庶矣不差三山齋金公贊

公曰朱紘之直玉壺之清嬰兒之孝處女之貞醇庵
吳文靖公序公遺集曰志潔而氣銳潔故物累無所
入銳故其業甚專其學博而醇滌究天人之本性命
之原且以躬踐而明辨中洲李文敬公述公言行曰
公可謂識持敬之道者也老洲吳文元公誌公墓隧
曰晚年成德文質彬彬可謂一世之醇儒羣賢之闡
揚旣備直弼何述焉就其所撰次而狀焉先生諱定
鎮字一之青松世家也初祖諱洪孚高麗衛尉寺丞
八 本朝有諱德符左侍中封青城伯勳伐紀于太
常自是名德奕世至諱璿觀察使 光陵時棄官自

靖諱光彥左叅贊靜菴高第爲乙巳士類諱宗忱府
使師牛溪成先生是爲公六世祖也會祖諱益達祖
諱廷壁考諱師曾隱居求志世稱金谿處士處士公
娶全州李氏世弼女溫仁有婦德以 英宗二年乙
巳十一月三日舉先生于結城里第是日李夫人夢
天馬鳴躍降庭暨解胎香氣滿室天質秀潔神氣清
瑩灑貌朗眸冰玉如也九歲隨養于叔父寒松公寒
松公至行惇德模楷一世以身教子姪先生晨昏之
外躋心誦讀沈潛闡繹罔非六經之訓也間又博觀
諸子百家該括殆盡嘗病彌歲危殆而不輟科程雖

在逆旅亦然或問何自苦曰不若是吾心怒如寒松
公素嚴課督而獨慮公勤劬生病每親爲掩卷減燈
油十七歲讀戴禮忽慷慨不能寐有志于爲己之學
往拜朴文敬先生于黎湖問爲學旨訣彌自感奮雖
黽勉舉業而所樂不存焉癸酉中司馬試臨試亦不
做程文適然忘得失但日讀書已矣戊寅除 寧陵
叅奉時持寒松公心制辭不就甲午用大僚薦拜翊
衛司副率 正廟時在貳極甚敬重之亟稱經學高
明日講說甚精好病未登筵則 教曰何其久不相
見又或使越次持被侍講三年諸僚莫敢望焉嘗登

萬筵日甚熱伏窓下窓適閉 教曰拓窓者再而先
生若不聞 東宮悟曰予誤矣使人拓之其不以微
官而自貶如此丙申陞中部都事遷戶曹佐郎兼差
樂器郎明年出監懷德縣陞辭 教曰自桂坊時已
知之應善治也縣多巨閹先生寬恕爲政濟之以莊
士夫奴屬例不得簽丁以故軍額盡虛先生慨然諭
戒一併充役糴政亦爲痼瘼先生不煩苛督而輸納
如期亦無怨惡焉屬歲大侵以非尤甚不許公賑先
生爲忘寢食力請于巡使得若干穀捐廩私賑又數
爲飯羹饋之如是數月饑民獲蘇繡衣行縣袖賑穀

小許及發他邑不善賑之罪輒指示曰某邑如此歸而褒聞巡使勸稍節費爲家計先生正色曰上官亦出此言耶縣有同春先生所行鄉約乃抄節修潤設善惡籍善者設宴而勸之惡者罰之由是風俗敦厚獄訟簡省有獄囚當死先生察其冤力傅生議竟放之治最一路冰槩自持一毫不取故去官之日已無食焉人謂懷川太守清如玉吏民懷其德而不忍欺會 上因雷異求言先生以曾受知遇於 震邸援李士亭徐花潭故事上應旨疏其略曰方今之勢所甚急者在耳若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則徒

爲小補不足以救弊弭災仰體至意也 殿下臨御以來乾綱日亢臣道日卑德澤成風言路杜塞政急而刻文勝而靡災異無不有而民生日以益困只計小利只務近功其大振作大奮發之事業未聞也仍請 上斷然以三代爲法而以修己得賢官人爲三要數陳切實末復以立志爲勉 上優批焉辛丑辭病歸癸卯復拜戶郎入侍 教曰戶郎學識甚難予至今不忘轉濟用監判官拜松禾縣監又 教曰甚是難儒也今且往予將召之爲治一如懷德縣有儒鄉之爭營邑不能除先生只教以讀書修己之道其

訟自止翌年 文孝世子冊禮成特旨授司禦已而
教曰外任爲桂坊無例予特念不忘耳旋仍前職有
殺人在囚者逸百日不得捕法當罷 上命屢寬其
限又俾討捕營捕之而囚竟不得王府讞徒配 上
曰此卽桂坊舊僚將收用止罷職時乙巳春也尋敘
拜司禦秋始開 書筵講孝經 特召公入參仍教
曰予在邸時多賴此人資益其授通政階 御製識
喜詩命公書進揭板又命賡進俄入西樞兼五衛將
丙午七月十一日考終于蓮花坊第始葬揚州甌山
己未五月三日遷于廣州陶谷王坐原元配平山中

氏先已葬此至是同塋而繼配坡平尹氏附焉申氏
陶谷處士崑女淑仁恭謹早歿无育尹氏考同中樞
得壽閩彝爲宗鄙所式生二男一女男長鍾永賢而
殤次文永縣監克世家學寒松公嗣絕俾承厥嗣取
族子獻永爲嗣亦縣監一女歸士人李文峻文永二
男樂應樂澈三女朴微陽徐琪輔洪秉天進士獻永
四男樂容樂興樂清樂元三女洪一純徐相薰李謙
沼李文峻繼子承淵樂應子魯赫女李時翼金鳳根
樂澈繼子魯勉女李敏達樂容子樂興男魯在餘并
幼先生性於孝五歲母夫人疾劇已知憂遑扶護

勸進飲食夜不交睫者月餘嘗值久霖屋柱垂傾終
日露立挽柱祝天止雨人問故曰父母在此室也甫
弱冠連歲創巨毀瘡幾滅性恒抱蓼義之痛見人有
老而奉親者悽然自疚聞人有親濟者憂形于色居
室親斂衾席或請其故輒泫然曰昔吾父母貧甚無
一僕役於前者蓋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先生有焉
於是移孝於寒松公事之如所生自幼至長在家隨
官未嘗一日離側嘗作遠役忽思叔父母不能已因
徑歸寒松公嗜藿羹暑月赴任慮店供欠潔每盥手
摘葉親檢煮進寒松公頹而加餐焉丁丑喪寒松公

服闋伸心喪三年寢不居內笑不見齒晝宵號慕聲
淚不止傷人不忍覩及筮仕辭曰我喪叔父猶喪親
也或問其家貧勉出則曰餓死事小又曰孔門廬墓
有治任將歸之語何暇於從仕乎喪訖久矣語到寒
松公輒泣下垂臉洎寒松公夫人卒喪之如寒松公
也素性仁厚慈諒居官時窮族貧交歸之如家芒屨
常滿庭階皆厚遇之人製衣一襲凡有昏喪并戮力
扶助聞朋友喪輒不肉焉仁惻所及雖昆蟲微物猶
恐有傷治家有道彌嚴於男女之分入內相對如賓
未嘗有褻言散容也氣貌端莊望之若不可犯而待

人接物藹然若春溫然見人有不是處則呵責不少
貸貌若不勝衣而中實至剛凡係義理邪正所秉貞
確有萬夫難奪之志也及 文孝世子薨念宗國孤
危爲之慟甚每見舊日講院吏未嘗不嗚咽逮疾革
猶屢發於夢嚙先是有兇徒倡言 景慕宮追崇事
子弟從容稟曰此事將如何先生曰事我 聖上春
邱者屢年矣學問義理真是卓絕萬萬無是理仍舉
璵萼事諭之傷惋不休居恒畏慎朝廷得失人物臧
否未嘗形諸口或有言者輒揮手止之而不答蓋自
寒松公聞道於寒水權先生日讀小學四書朱子大

全先生冲齡已知其說而心好之及拜黎湖先生又
從朱川朴公瑞遊抽關啓鑰寔自此始朱川稱先生
曰端雅聰明有舍己愛善之量可期大進及其著書
謂其子曰惟沈某可示也寒松公臨歿眷眷以學問
爲勉遺命師事溪湖金先生先生愛重殊絕每進見
必設席曰是解榻之意也先生歿白巾環經居於外
暮而後已先生有清高絕俗之姿於貨財名利超然
如蛻食止充飢衣取蔽體居室僅蔽風雨器用几案
但取苟完不問家人產業任其自然而已故其於嗜
欲不待用力而自無也惟自云少時多怒故平生矯

樞極費工夫也其於道殆因文而悟中歲以後斂華就實委身斯學用究大業不蕪以小譽見不憚以小行名慥慥進修之間闇然自悅忘年歲之不足焉雅言學問自有法門曰靜坐曰九容九思曰夙興夜寐曰儼若思安定辭整顏色是聖賢一直下來成法從古學問皆從此做得故常兢兢點檢於言行容貌晨興盥櫛淨掃一室竦身高拱氣象端凝不接非聖之書不出非理之談存心玩理老益精進或終日靜坐以驗此心之本體其論爲學必以讀書爲先日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故其於文義剖析甚精然要

歸於反躬實踐嘗曰徒能說經便是匠人何益哉以故未嘗輕與人上下往復而有從學者隨其賢愚教告躉躉俾各有所得罔不心醉而欣慕也不屑爲劄錄然論性則曰以理之謂本然以氣之謂氣質一處而兩言之耳以理則人物皆同以氣則人物皆異說者於本然氣質之間又占分殊之本然而謂人物之不同則謬矣論心則曰心與氣質俱是一氣而心是氣中之精爽能爲天理之主宰故心之本體聖凡一也近世所謂清虛靈濁虛靈從發處說乃得禮則自謂精力未逮然於儀禮通解嘗用三年之工論語則

積久沈潛蓋嘗有畢命從事之意發爲文章峻潔宏肆自成一家言擬倫於古作者而無愧焉晚年著述脫去沿襲習熟之陋根據理義直趨六經之軌南文清公嘗賞公少時作曰理辭與法咸具譬如禮筵饗賓秩然有序而遊塵不起世服其知言有文集六卷行于世易解藏于家 正廟覽遺集愴然興感屢對筵臣有追念之教是可驗遭遇之盛而厄於年位俾其鋪舒皇王之志不小槩見惜哉末路名位太褻其異乎麟檀鶴軒者幾希得之者靡足爲榮以先生名實之純粹而徵招不至薦剡不加終於蔭塗者固不

可使聞於大道之國然是曷足以輕重先生哉適足以成其高也先生關門遵晦未嘗求聞於人亦未嘗求知於世而蒼松之節益茂於歲寒猗蘭之操自播於幽谷爲并時諸賢之所誦慕其敘述無容改評不必待後世之堯夫也嗚呼文有未至亦非所謂道而先生穿歷乎文苑理藪學成而德尊蘊諸中者博厚故妙道精義之發不期高而自高不期大而自大不期工而自工庶幾文與道合一是可以藉手而見往哲於乎休哉直弼自弱冠服事近齋朴先生慣習漢湖名理并及及門諸公緒論而朴先生稱述公不已

及讀先生遺編怡渙于心又從公兩胤遊益聞其德業行治不勝其悅服詩云金玉其相追琢其章又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諛愚於先生亦云爾先生晚居青郊之霽村學者稱霽軒先生先生立德立言自有不朽之實何待狀文而垂後哉竊感後承爲先之苦誠亦以托名爲榮不敢辭以不文而僭焉

荷塘慎公行狀

師生之倫與君父叅故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報生以死尤庵先生之世變起門庭反射寢皮厥聲孔惡斯文之禍極矣慎公希天憫世教之交喪述荷塘問

答纒纒累千言洞闢是非源委辭嚴理正推斯義也可以仰贊老先生明天理正人心之功於乎休哉公字聖伯居昌人以高麗叅知政事恭獻公諱修爲鼻祖累傳至監司諱幾始仕 本朝各德相禪簪組蟬媯有諱齊賢濟用奉事師事白休庵與栗谷李先生爲道義交寔爲公五代祖 贈叅議諱德宇 贈司僕寺正諱諱 贈左承旨諱祉茂 贈叅判諱夏翊 卽公高曾祖禰也叅判公娶瑞山柳氏宣傳官汝遜女舉公于海州交井之本第公天姿粹美未弱冠專意學問時南溪朴文純公講道坡鄉公就受業後與

檢齋金公棨擢溪權公尚游李公漢爲同志禊每歲會講于南溪書院歲丙申自洛而海穿池種蓮顏其齋曰荷塘因以爲號逍遙遊息翛然有出塵之想丙午中生員試爲親屈也 英宗丙子躋通政階六月三日卒去其生 肅宗丁巳爲八十歲葬于海州餘洞辛坐之原配淑夫人昌寧曹氏通德郎國衡其考也生先公三年切先公十七年附公墓左繼子思永孫曰致迪致錄致福致赫曾玄多不記公孝友天植以悅親養志爲務叅判公晚享八耄公齡亦近六旬而常供老萊之歡及喪執禮踰制啜粥居廬毀瘠幾

不全墓隔十里而五日一省不避風雨手栽松柏有古人思亭之規樵牧者每遵道而候焉篤友羣弟均分世業季父家在坡山不忍遠離每春秋遞會視寢進膳一如事親及歿盡誠終事附窆先墓爲置祭田遺戒子孫享祀不廢視從昆季如同氣衣食必資勸學教導申以周禮六行俾底成立篤於故舊與李進士光著具斯文晚謙李懷德緬諸公垂老切偲遊咏湖山每有士論必與之合座講討爲一鄉矜式公所居濱海土瘠俗質公一遵粟谷先生鄉約捐已財合衆力營立社倉春冬計殖助給窮民之繇役種糧有

不率者先教而後罰終公之世信順休洽民不知訟
一方髦譽欣欣然愛慕曰此慎司馬遺規也噫甲戌
夏化之後海鄉鄉評互相歧貳邪正混淆莫定于一
公憂患世道極論尼尹背師之罪爲一方鑑戒俾不
失趨向者公之功爲大鄉章甫舉公行治請施旌
褒者詎不宐哉海之高士李斗翼舉春秋之義斥述
清聖廟碑文者全萬舉引首陽薇蕨辭燕粟之饋海
民公與兩人者其所樹立皆興感於石潭之遺風餘
韻是可驗君子之澤閱累世而不斬故牽連書之爲
西土準焉公玄孫濟遠從吾遊請狀公德行余已耄

及倚閣鉛槧久矣竊感公風節力疾泚筆俟來者於
無窮云

八勿齋李公行狀

公諱基普字景修系出高麗將軍諱恣言以功食邑
碧珍子孫仍貫焉入本朝有諱約東吏曹參判平
靖公錄清白吏簪組相襲至諱尚逸觀察使九齋宋
先生銘其墓稱述其德業卽公五代祖也高祖諱坡
郡守曾祖諱志尹衛率值辛壬士禍以金吾郎大書
不仕於府門兇徒請鞠在囚百日竟致禁錮祖諱世
珣考諱挺徹妣咸安趙氏元萬之女漁溪靖節公旅

其先祖也以 元陵戊午正月十九日舉公于晉州
外氏第有夢龍之兆生而岐嶷慧悟纔學語出口如
老成髻鬣已能屬詩文長者命賦雉應聲云斑斑毛
不白中國無聖人人爭傳誦動止有常度對案危坐
氣色凝遠同儕不敢呼小字族曾祖聽澗公常稱以
千里駒對賓輒云吾門有寶見者咸器重焉家素貧
採蔬負薪或摘木葉草實以供親而亦不見飢餓色
至親當餐分食而固辭乃已操守貞確自冲年已然
祖妣邵齡咬菜公獵川魚具甘旨冰塞而後止歸則
讀書不輟諸父皆許以當世董生性於孝色養愉婉

先意承順靡極不至親濟每露立稽顙禱天拜斗間
良醫居遠尋到其家則醫出而其歸無期入夜醫忽
至曰今日徑歸心有所感而然遂服其藥而瘳及遭
艱年不致毀而毀瘠幾不全日展墓不以寒暑而闕
或乘昏而返有虎跟後至家而去友愛二弟聯床共
被敦睦宗黨務盡其道雅言至情傷恩多由欲其相
猶又因責善求備積而致之此爲可懼也處親愛之
道一再曉諭而不受則任之而已若大過則雖涕泣
期於挽止也居處服食務從寒儉曰性不好侈靡弱
冠時婦家所製亦多輕煖常不安於心不安於心者

不欲爲也且吾親中歲單袷疏食亦不繼今吾所養
視昔大濫是誠不忍爲酒戶甚寬而止飲數杯未嘗
爲酒力困其制節謹度如此教子弟以義方御臧獲
以恩子姪或濫杖奴屬則亟命止之是爲居家行治
之大略也天資近道幼與羣兒戲畫天地君臣父子
六字于地及長請益於櫟泉宋文元先生受讀性理
諸書四七理氣之辨多所開發先生常念公居停喫
着務適便宜出入命陪杖屨賓客迎接必使左右經
義間難必命尋究又贈以硬着脊梁擔百十斤八字
期望之重諸門人莫及公旣哭山頽以所事櫟泉者

事溪湖金文敬先生講中庸太極圖先生稱公動止
辭令雍容真懇而義理微密非苟然者每言櫟泉之
門先數金愛黃仁燾而今見李某豈出金黃下哉公
於書無所不讀而未嘗作聲伊吾手不釋卷口不絕
吟爲文辭不事藻繪而以理勝焉洵有德之言也有
零稿數卷藏于冢家居整飭衣冠少無散容接人恂
恂如不能言雖悖慢無禮者莫不愛敬素不以事物
經心而爲祖先祠墓院宇用心獨苦不殄其芬苾慕
賢亦出真誠與其族弟壽普爲夢窩丹巖兩公重建
其祠屋及陶菴建院爲製請額踰闡揚心性之奧門

路之正纖悉明快爲士林所贊頌焉老愈好學手抄
程朱各理之論出入自隨用資常日嘗步履星辰至
夜分不寐曰天地分位日月相代星辰昭森風雲起
滅山川羅列草木開謝禽獸飛走此實大鋪舒大光
景而皆有至理存焉亦可見心目之大也辛未公以
餘年無幾省謁諸墓遘病而歸猶能跪坐拱手麾婦
人勿近扶臥悠然而逝卽九月十四日也享年七十
四遠近士友莫不咨嗟曰公喪有關斯文銘旌當書
處士是取公韜晦無求之義云十一月葬于星州厚
理谷午坐配晉陽姜氏其考榦也四子一女克明克

正克永進士好秉過房女適金允淳克明男洋峻克
正男鶴峻麟峻鵬峻女沈錫澤克永男義峻好秉繼
子翊峻承謙朴文淑金錫謨洋峻子女承龍承文出
繼麟峻金錫文妻鶴峻子女承煥麟峻子出繼義峻
金啓根金字根李承朝郡守洪哲謨李寘李濟明金
壻子女也噫漢湖櫟泉兩先生之學其法門皆出於
石潭華陽不宗乎此非善學也公篤信其師而力守
其說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以故其路脉旣真進修有
方及其充養則恭而有禮和而不流遵晦守約用自
存身卓然爲法家之拂士南服之高士所云魯無君

子斯焉取斯者詎不信哉道伯繡衣文章薦公行義者屢而生不霑一命物未蒙馳典終未免爲昭代之逸事然外至也何與於公哉彌見其遺世獨立之貞躅也公晚年取顏子四勿及勿貳勿欺勿忌勿助之義顏其齋曰八勿學者稱八勿齋先生云不佞蚤遊嶺中服公名德公胤子克永猥以公狀文命余而克永又歿矣克永孫承煥甲懇悃款因得考其文字議論彌歎其學之爲不可及也癘病垂死不能盡述公言行之懿卽其遺事裁節而爲之文如右用竢立言者之擇焉

甌山縣令養愚朴公行狀

公諱基鎬字叔京養愚其號也朴氏系出密陽遠祖諱鉉仕麗朝爲殿中御史至諱忱爲本朝佐命元勳贈戶曹典書生諱剛生號蘿山耕安副提學贈貳相再傳至諱仲孫吏曹判書密山君諡恭孝生諱楣禮曹叅議爲文章載東文選生諱光榮燕山朝疏爭追崇尹氏忤旨流竄三傳至諱忠元天官文衡祭酒至貳相封密原君諡文景生諱好賢魁生員以孝聞又再傳而有南溪處士諱承任丙子後廢舉與許滄海格善孝廟將伸大義尤庵宋先生要與共

事知舊勸之而不就。是公六世祖也。曾祖諱聖源。諱善。諱文獻。世稱謙齋先生。祖諱宗幹。司饗院僉正。考諱文煥。通德郎。有士望。妣光山金氏。生員益。河女。判書字亨。其祖也。以 正宗十二年戊申十二月十八日。舉公于漢師之草洞。第器字宏厚。甫學語。僉正公口授文字。奇其才。七歲就從父翊衛公學。未嘗詖。口不道俚諺。父兄書冊。琴瑟不敢易。方十五。通經史。十七。八試公車。都人士多推轂焉。弱冠志學。端踞收斂。富滕處席。爲之穿以家貧。親老不廢舉業。然非聖經。寶訓不讀也。壬辰除繕工監。假監役。俄陞監役公。

貧不能畜馬。又不欲苟借。徒步赴役。提調洪公爽。周聞之。特解敦匠用。免其勞。移廣興倉奉事。甲午陞直長。公曰。願祿當而已矣。不佞曾與客泛舟遊於近水亭。下亭在倉旁。邀公會話。公辭曰。有官守。不可離。直次時。剝穀不登。稍食方罄。倉人持料錢曆以告曰。五六日後。乃正朔也。當有朔奉姑。先用下補。今日之罄。公卻之曰。汝欲壞了倉法耶。運漕每到泊。不日拖壓。卽出監臨。斗斛既平。鞋橐亦屏。倉人頌惠焉。倉吏一人。宿逋近千石。犯律甚重。公愀然不樂。曰。使吾費數日精力。公私可俱。復乃不報。而別爲之措畫。在直倉。

卒踐夏夜浚必賜酒以御寒每夜心一周倉內對吏
輒懇懇戒飭倉人莫敢犯法乙未陞主簿仕滿不得
遷或勸其幹旋又笑曰我豈伺候於公卿之門者哉
遇不遇有命存焉耳丁酉拜甌山縣令時公胤子鼎
鎮中庠試公問然曰寒門冷族荐榮可懼勉爾修德
以副之莅任倣陳古靈朱文公爲邑遺意下令一境
其略曰孝者人所同得於天者故民不待教能知愛
親然孝有大小養口體爲小養志爲大大小之別非
教不知故遂示養志之方以期敦孝之俗乃設九教
四禁九教一曰兄弟湛樂妻子好合二曰享祀以誠

接賓以禮三曰親戚無怨姻婭相孚四曰長人之長
幼人之幼五曰交隣以和御僕以寬六曰黜窮恤貧
七曰隱惡揚善八曰懋農謹賦九曰節用昭儉是九
教者父母之所欲教爲人子者不敢忽四禁一曰酗
博鬪訟二曰言行不敬三曰費財飾服四曰造言誣
毀是四禁者父母之所欲禁爲人子者不敢犯又作
勸農文數百言以告之廣采孝烈惇獨以給米肉凡
係公納前期準輸勅需糶錢之爲吏民俗逋者授糶
之日躬親分給俾均且厚有別糶卽邑逋之資也人
或有請公問其用意則以官錢予之終不拖對批填

躬審賓館壇壝歲久頽圯者皆捐廩新之會諸生縣
學定護廟約四章歲大旱避正堂齋沐躬禱社稷山
川而皆不報營先行每禱輒仰天流涕大雨霏然稼
政方張巡視四野以勸勞之恐騶徒作弊乃裹飯餼
邑濱大海往往有旨風害稼設壇行止風祭是歲西
路盡歉而甌山獨大有醇溪李公正履聞之歎賞曰
是宐太史采錄也四境皆豎碑以頌之時公到官纔
六月矣先是甌俗賀賀不知學問公爲作勸學文遍
諭六坊擇修士爲師俾主教導又月至其所聚會長
少謂之曰做人莫如小學窮理莫如大學請以二書

爲諸生講之諸生進前問難仍行飲射禮嘗因公事
出御者醉而釋馬馬風逸嚙人之臂公怒曰傷人非
馬乃酒也統五禁釀贖金積五十錢予之民存本殖
利永補軍簽中虛額且捐廩益以五十金以補之微
行有老婆以還布泣亦捐金以抹之如此類甚多倉
還權作馱價數百金例備官用而公以爲非正供遂
蠲之牙鋪毀番卒露處多死亡又捐廩營建以庇之
傷邑有殺獄公往檢之所經皆嚴束吏隸居民預有
撤戶而走者公悉錄其什物賜印手押徠士女安集
之檢戶例有本邑官隸之餽公排給官錢而食之於

是父老爭持酒食以迎官屬民以事至邑者必以孝
弟忠信懇懇曉告民皆相戒曰如或理曲而入訟我
則非人有叔姪訟田昆弟爭牛者公喻以天倫至重
財產至輕皆頽駢而退遂相讓焉有惡少李賢伯者
本以甌產移居箕坊致累千金其弟奉母在甌貧不
能養至犯十餘斛逋乞其兄代納賢伯不聽使其子
構弟呈營公杖囚賢伯徵其弟遺臚其罪報營道伯
爲先入之言所誤置公中考卽投劾俶裝邑民數百
人入庭流涕曰願公留活百姓俄而降罷百姓相謂
曰當爲公祈祖道乃齋錢與粟進城隍祠祝公奉板

輿利行又設盛饌以餞公卻之旣離任百姓呼泣告
別者連亘十里在途天無風江冰坼船路闕比至京
師乃大雪寒公遙謝甌民有幸賴甌民祈祖道雪中
無恙奉輿還之詩癸卯除造紙署別提時值 國哀
貧不能縞素署隸得諸提舉以獻公不受乃以弊袍
爲團領白紙塗皂靴隆寒赴公子弟借毛具以進則
輒叱退之轉濟用監主簿乙巳拜 顯隆園令七月
丁內艱丙午二月十五日卒于砥平鄉廬享年五十
九窆于原州任堂山庚坐配青松沈氏進士養鎮之
女晚沙之源其先祖也婉嫵有女士風生先公一年

切先公十五年窆揚州鶴谷負坎之原舉二男長卽
鼎鎮次履鎮履鎮有二男皆幼公神姿豐皙氣度凝
定以法門餘規蚤聞詩禮大方取四子心經近思錄
諸書日夜呻佔思所以窮其指趣而反諸躬以求天
理之所在有以正其心而推之於行事苦心鑽研不
得不措取古人善行及詩文銘贊有裨於進修者書
之座右嘗曰甚哉流俗之害人也一淪于此不可與
語上也程子曰人有四百四病惟俗不可醫夫俗者
無見識無志操知有利害得喪而不知有理義如欲
醫之無他焉敬而已矣敬則德性常用消除世習之

累可以語上也辭氣莊嚴容止端雅事親無違志終
身不衰知舊饋物不敢私有與羣妹同居爲樂一妹
病卒送終罔缺從舅貧無居自得祿俸爲之買第奉
外祖先祠版濟以橐米又走饋于親戚知舊飢餓者
育二子雖鍾愛孩提未嘗抱及長教以義方赴舉點
檢篋稿厲聲叱止之御僮僕寬猛并施自奉甚薄衣
僅蔽形食不充腹居止不能障風雨癸巳以後或勸
卜妾辭曰是亂家之物也接人一以誠悃羣居燕笑
和氣藹然在官清白奉公到甌退官妓斥奸吏吏不
敢言阿睹物謙卑自牧不欲抗人而於大人則藐之

人有善樂道如不及有不善掩蓋而不發御下亦然以故人莫不親愛每讀書以千遍爲度雖階庭街路微誦不絕口故其爲文不襲陳言且其得力於尚書者爲多聲律務極宏健所著甚富猶自謂不工悉削之胤子收輯晚年述作僅若干卷文獻公承陶庵真傳爲 健陵賓師文學德行垂裕後昆而公克趾先美富有其具信能得時展布所蘊則利澤之及人詎可量哉若公者可謂法家之肖孫濁世之清士而厄於年位罔充其志業惜哉不佞與公結交數十年誼分篤厚鼎鎮又從余遊述遺事托以狀德之文不佞

義不可辭力疾而譔次如右用竣後世之知德者

九峯金公行狀 庚戌

公諱守訥字君慎號九峯金氏系出新羅敬順王至諱祿光封廣州子孫仍籍焉屢傳至諱暄門下贊成行治載麗史世有名德珪組蟬嫣入 本朝生員贈承旨諱次武判決事 贈叅判生諱希魯俱中生進有俊才南冥稱吾黨偉人寔公高曾祖三世也考諱太乙號矩翁道伯薦以學行精篤 宣廟特除康陵叅奉叅奉公娶義城金氏叅奉輝女舉公于密陽九明洞第生稟異質不煩師教而自知讀書稍長

從事性理之學寒岡鄭先生守咸安郡公負笈請教
先生期望綦重爲言凡人百行孝爲其源而君篤孝
著自髫齡天資自美何患學之不成由是從學于泗
濱武屹之間講辨討論不知不措每文會無公不樂
也壬辰四月倭奴舉國入寇守兵鳥獸散公從祖叔
父襄武公太虛倡義于蔚山公垂涕言凶賊肆毒國
事罔極今日斷當爲國效忠一心進戰有死而已及
襄武之守火旺城也公就謀軍事籌策頗多襄武公
悶公親老勸以歸養公奉母親轉徙伽倻山中躬供
滌灑耕牧有暇輒勵業每誦王魯齋雖在兵戈搶攘

之中而不撥講學之語用自警策聞 宣靖二陵之
變與避亂人士北面號哭曰邦運不幸竟見家國覆
亾之患爲臣民者詎可與此賊共戴一天乎遂書六
條獻于襄武公俾之列日滅賊癸卯中生員試寒岡
聞榜喜曰某也不以流離而廢學業可賀戊申公始
遊太學諸生見公言行有度莫不欽重推以爲掌議
公居黌舍與李公安眞嚴公惺李公純馨鄭公復亨
柳公淑金公宣爲道義交時金墉之變兆見金公告
歸公送之曰念聚散離合之有數悒悒嗟嗟非君子
之知命故祗道去留之息云昏朝政亂公韜光遵晦

當路者豔其才學欲相汲引公拒之甚嚴及臨海獄起慨惋不已聞寒岡諸賢抗章請全恩乃曰先生已盡之余何敢復言至癸丑賊臣爾瞻喉朴應犀上變誣引各流羅織成獄殺延興府院君金公悌男奪永昌大君子 大妃之側而殛之 先朝舊臣舉濯文網襄武公亦被誣歸鄉時國事日非羣兇競進鄭造尹訥承爾瞻指首發廢母之論李偉卿以泮儒和應繼投凶疏舉世洶洶莫敢攜貳公時居泮齋爲著穎考叔論其略曰以子廢母以兄殺弟此人倫之極變其臣當以死爭之置君於無過是乃移孝於君者當

莊公廢姜置穎之日考叔時爲封人有可諫諍之地及其捨肉而莊公之間適及亦有納牖之道矣宐其直言前失復伸大義使子母正位而不此之爲卒乃以掘地及隧之詭計而成之可謂純孝乎及師門引春秋天王殺弟之言抗疏而不見報公倡全恩之論泮儒曰彝倫者棟樑宇宙綱紀人國而今彝倫數絕凶論煽興禍逼 母后而罪及大君八歲大君有何罪乎明倫堂所以明人倫也吾輩遊於斯食於斯而遭此人倫極變不思所以明之耶諸儒莫有應者公乃憤然草疏其略曰大君卽 先王之愛子生三歲

先王見棄其所依恃者惟 殿下而已今乃爲造訕
偉卿輩所陷以八歲之兒指爲逆謀之主此非亾國
之舉乎獨詣闕投呈席藁七日而疏批不下遂出都
門賦詩曰明倫堂上未明倫不若歸家老此身一片
丹衷無地訴出門只有淚霑巾經國嘉謨是五倫恐
藏斯怒愧仁人如今棣萼嚴霜打其奈萱闈血淚晨
旣歸築室九明山中塞兌息影不與人接日讀論語
諸書樂而玩之若將終身作九明山記以見其志其
略曰天地閉塞彝倫斁絕陽德不亨君子道消此正
窮而在下者各適其志之日也余所以寓志於茲山

竊有感焉在大易九爲陽之數在詩經明哲爲保身
以一身而言之陽剛不足則衆慾來侵以一邦而言
之乾道不平則邪惡并起吾旣無與於世則無寧從
事於身以存明哲之稱耶戊午 王大妃廢處西宮
禍迫朝夕公不勝忿憾曰倫綱絕矣國事無如之何
自是絕意人事孤居終日仍錄癸丑以後諸賊之傳
會凶論者與正人之不參庭請上疏被斥者以嚴忠
逆之分以寓春秋之義仍題其上曰西宮之事尙忍
言哉芹宮養士所以扶人紀也國有大變不思報效
而反趨附凶賊無所顧忌竊伏田間叵耐憤惋茲錄

一冊覽者可以辨邪正云庚申丁內艱居喪盡禮不以年老少懈鄉黨舉公孝累聞于管邑及仁祖改玉泮儒貽書強請公曰行年六十寧復有采芹之志而人倫復明當時陳疏之志可以伸矣遂入太學推重爲掌議在泮四年聲望藹蔚上方擬調用而公奄歿卽天啓丙寅五月十一日距其生癸亥十月四日爲六十四歲上命館儒護喪歸鄉圻湖人士多有送哭踰嶺者九月葬于府西瑞莊洞西坐從先兆也有二配驪興閔氏延女八溪鄭氏 贈叅判宗女舉六男一女男之鈇之鏡俱以文行稱之鈇 贈軍

資監正之鎰有學行之欽之鑣女適驪興閔遇孫曾不盡記公天資近道孝悌天植九齡而孤擗鬲啜粥執禮如成人母夫人勸肉輒號泣不食事偏親愛敬備至處兄弟姊妹怡怡如也推及宗族姻戚皆輸其歡心與人交終始不替性又抗直不肯隨人低昂有鄉望者喪親而違孺不得躬親殯殮被人構誣公親詣官辨之曰乘人之不幸而陷之非義也事遂得已常持謙退羣居講學未會以有餘凌駕人待人不惡而嚴亦不露圭角以故無賢不肖咸樂與從遊許之以君子爲學規模以窮經研理爲本堅苦刻厲爲度

驗諸日用常行而曰所貴乎學者爲其體認身心也
不爾則與不學何異又曰道之浩浩誠難下手而當
以孝悌忠信節用愛人克己復禮等事爲下工之真
諦則自有所據守而忠信二字爲論語第一義雖在
捨攘漂泊之中藏諸懷袖鑽繹不輟博洽羣書而不
尚詞華爲文惟務辭達而不喜著述書疏日記經義
問答盡畀回祿惟逸藁數編收拾於斷爛而零鱗片
羽亦足可珍也噫癸丑之變兇徒謀廢 母后以永
昌爲禍本鍛鍊成獄崑岡烈炎燔灼一世主全恩之
論者僅一二數而言纔脫口禍不旋踵舉朝惴惴若

不自保公乃獨觸時諱犯主怒自分無幸而慷慨投
疏苟不素講於熊魚取舍則其何能取辦乃爾竟不
遭奇禍則天也及 仁廟反正彝倫丕敘公巋然獨
存復遊太學士望攸歸 主知方隆而公遽不淑未
及進用以公抱負沉屈厄窳不少概見不能不致詰
老蒼者也然出位叫閤必欲竭性命以殉國是足以
扶天經而樹風聲亦可以藉手而見往哲也古人云
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士不忘身不爲忠公實
有焉公臨終誠諸子曰吾一藝未成而浪獲虛譽自
欺欺人悔恨無極吾死後勿受人輓誄勿哀收遺藁

以誇耀耳目亦勿貪戀富貴以墜家聲公後承克肖
體公遺意不求闡揚牲石之銘芬苾之享皆出於數
百年公論公遺世獨立澹乎塵埃之外不慕當時之
榮詎要後世之名哉公八代孫命奎炳奎從我遊齋
公遺文故事謁狀德之文余已耄荒閣筆久矣感公
名節力疾而敘之用竢知德之君子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五十

行狀

右議政李公行狀

壬子

鹿川李惠定公以惇德偉量施經綸事功爲 明陵
蓋臣享 景宗廟庭有孫大司諫存中大冢宰最中
咸以文學名節裨補世程至玄孫諱止淵乃心 王
室克趾先美是所云莫出非賢贊者國之紀人之望
於戲休哉公字景進號希谷系出 英陵別子廣平
大君章懿公諱璵生永順君諱溥有文章勳庸爲
國朝宗英之冠冕至諱漢始離屬籍白川郡守 贈

吏曹判書四傳至諱迥司憲府掌令 贈左贊成生
諱重輝錦山郡守 贈領議政寔爲公五世祖也高
祖鹿川公諱濡領議政曾祖諱顯應南平縣監 贈
吏曹判書祖諱明中洪忠監司 贈左贊成考諱義
悅工曹叅議 贈領議政兩世負公輔望以蔭仕顯
貤贈以公貴也妣 贈貞敬夫人南陽洪氏判中樞
貞簡公穩其考也德行純備稱女士以 正宗元年
丁酉三月五日舉公自學語沉澁有器量聰悟絕倫
五六歲幼拾見聞識字頗優仲弟嘗指月而問曰燈
是房中月乎月是天上燈耶公曰月中天四方皆明

燈在槃後面猶暗何可比而同之聞者異之伯舅警
齋洪公掌教童蒙頻設講會公亦預焉諸童或外飾
或過於羞澀公左右庇護從容指導各輸情曲甫勝
冠聲華藹蔚出入泮序爲士友所推重時有韓應謙
者以科作字句間引喻失當儒論峻發將推上 朝
廷公謂始由無妄終又自服何必浚誅議遂寢乙丑
秋中增廣進士冬擢同文科仲弟聯叅蓮榜叔弟聯
登桂籍爲舉世所豔稱丙寅六月分隸槐院攝堂后
出入 筵席舉止中度記注瞻敏 上下詢年歲與
族黨而教曰凡羣言出納詳聆詳記隨事直書公感

激 恩眷益加審慎 經筵召對每有陳文義之教
親臨試士特命差對讀官亦異數也丁卯八月被翰
林圈十二月又攝堂后值 親政陞六品拜宗簿寺
主簿戊辰轉兵曹佐郎司憲府持平時大司諫李審
度投呈凶疏語意叵測 命止刊削公疏請正法己
巳正月除司諫院正言五月選入弘文館爲修撰上
章勉學略曰 殿下天資卓越睿志宏深眷眷於問
學之工經焉而修齊治平之道史焉而治亂興亾之
跡 國朝徽規嘉模幾皆誦讀則其體於心而行於
事者必有顯然收功而以臣管見妄自料度則 殿

下之政令施措今日猶昨日今年猶去年別無振起
成立者何也 殿下之發號施令終欠果斷之意聽
言容諫未見數採之實酬酢則淵默爲主不露涯際
奏啓則循例判下不出意見是皆在我之理不能盡
明倘 殿下一念一事必審公私義理之分知其是
而行之非而去之則可以政善令嚴官擇俗美矣明
理之功豈淺渺哉首尾屢千言 優批嘉獎九月拜
校理因院啓館直久闕等語陳疏引義繼以違牌
命罷職不敘無何叙拜副修撰兼中學教授庚午正
月入繡衣抄啓因賓對進請招延山林嚴宮闈調近

習僕隸等事 上動容稱善遷司諫院獻納移副修撰 慈殿下諺教以拘忌奉 主上移御慶熙宮大臣儒臣請對乞寢皆不允公上疏曰夫移御大事也臣民之觀聽係焉拘忌俗說也經傳之依據蔑焉今以堂堂千乘之尊行一國之大事而顧乃引之以俗說 殿下認以爲是斷以行之則是見理不明知其不是強而行之則是立志不固也何莫非 殿下自反處乎且夫保護 聖躬固是 慈心攸篤奉承辭教亦出於孝道當然而陰陽避忌本不關於保護開達勉回尤有光於承奉則何可諉之遂事不思所以

改圖乎又引唐臣馬周諫太宗避暑別宮事以申之上批雖不允深嘉其言八月乞養出宰務安縣屬歲荐飢公到卽招諭安輯割俸設賑流民還集賴以全活無捐瘠者辛未西鄙有警朝廷議發南中兵以助之監司秘關列邑俾預備團東公以爲恐動民情匿牒不出晏然若無事隣邑則調徵方張邑村震騷無何賊黨悉平竟不用南兵而務安一境無擾攘之患人莫不歎服壬申八爲副修撰 上日御經筵公論學以立志正心爲本源論治以挈綱振維爲根基慎選擇以進人才納諫諍以廣聰明冬拜司憲府掌令

兼 世子侍講院文學陞副應教復兼中學教授癸酉除副應教諸僚違牌大臣筵請刊削匪久蒙敘除湖南京試官入爲應教甲戌拜宗簿寺正連拜館職是時經幄多俊彥而其色辭溫德音讀暢亮論說懇款善開感人主意推公爲第一擢授承政院同副承旨時司諫任燦論蔡濟恭請申之洪時濟島配捧納承旨竄配之疏公徑出陳疏曰凡章奏到院除非汗漫瑣屑未或不捧歷古訖今其例皆然謂臣創行人誠固陋假使臣退却於當日則安知不以壅蔽掩匿糴出罪案耶 賜溫批違召得遞拜兵曹叅知上疏

辭不許屢拜同副承旨右副承旨上章辭皆不許丙子丁丑十除承旨再拜大司諫以情勢難冒一不行公戊寅四除承旨 特旨敦出誓肅旋遞四月通禮曹叅議時春泮分歧春又峻選也除同副承旨以持平沈英錫陳章自鳴乃上疏斥曰夫辛壬義理百世已定之公案沈檀當兇徒鷓張之日居銓案獄同惡相濟厥罪惟均而特其藉口者辛丑冬 英廟將欲出閣時奏對一事耳若并無此獨可道乎今年代寢遠雖不得追理其罪渠何敢謂誣謂冤變幻事實於公私從信之地乎 賜溫批嘉詡己卯除右副承旨

以 王世子冠禮時禮房陞嘉善階移工曹叅判兼
都摠府副摠管四除承旨轉陞都承旨都承旨非有
事不爲宿院例也而 特命坐直蓋 上雅重公不
欲離近密自是四五年間他遷亦罕徐相國龍輔以
公勤勞練達可參波廟務筵白差籌司提調仍察有
司之任間兼承文院提調同知春秋館事公新膺籌
司壹遵規度凡事紛錯難治者大臣必委決焉公以
爲國用罄竭民生困瘁率由於田政之紊亂賦役之
不均乃疏請量田指陳利病修舉便宜之策先自兩
南經始矣衆議矛盾遂寢不行識者恨之拜兵曹叅

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庚辰除同經筵禮曹叅判司譯
院提調辛巳五爲都承旨間差特進官是年秋乖沴
熾蔓公卿匹庶死亾相續時 孝懿大妃梓宮在殯
使蓋旁午重以霖雨閱月歲功告歉公亦嬰奇祟而
猶自強策中外事務不論巨細輒皆管攝別設厲祭
而禳祓預備賑資而措畫首相韓公用龜楓摹金公
祖淳時皆患沴數十日始甦相對而嘆曰若非某台
精神氣力何以使國事帖然就緒獲免顛躓乎壬午
拜刑曹叅判時有外邑 殿牌作變罪人例用笞戮
之典公奏以只誅其身永爲定式遷吏曹叅判活人

署提調尋爲漢城府左尹癸未拜同中樞差貢市堂
上在籌司四載之間軍國重務裁決如流目覽詞訟
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并酬應金相國載瓚對楓臯
金公而歎賞曰眞宰相才也往往有吾輩卓不及處
也十一月拜慶尙道觀察使嶺南全省幅圓最廣習
俗好訟自古稱難治公正已率物以勵廉耻獎儒賢
旌忠烈爲務以綿荒疏請田賦代錢改戶籍之規嚴
公盜之禁各驛之凋殘難支者量宐給錢俾買田土
以補需用審理疏浚多傳生議檢狀之自邑報營者
以聯紙亂草或刀捺墨抹公曰一字轉移人命攸係

如是踈忽而姦僞安得不生乃以一紙墨搨并間頒
之各邑檢案之書烏絲欄自此始試士勸武厚施賞
格嚴於考課省內肅然豎碑寓思焉乙酉丁外艱荐
遭內憂丁亥服闋上章陳情六月拜同中樞移吏曹
叅判兼同義禁副摠管籌司提調尋除知申陪侍
殿座 天語溫諄敘舊示繾綣意 殊眷之至此實
同朝罕倫八月拜禮曹叅判以 王世孫安胎使擢
陞資憲九月拜漢城府判尹兼都摠管平市署提調
旋拜禮曹判書轉判工曹知 經筵戊子二月拜弘
文館提學刑曹判書五月拜廣州畱守地是累世祿

鄉而祖考贊成公外王父貞簡公會莅茲府公自在
冲齡備諳形復與利病其所施設要皆便於民利於
公捐餼廩修舊起廢城廨寺刹皆煥然改觀己丑除
刑曹判書兼觀象監提調知義禁槐院提舉拜知中
樞庚寅四月拜 世子右副賓客五月 孝明世子
薨逝差葬禮都監堂上七月拜冬至謝恩正使有正
言申允祿者托以懲討金鏐因劾奏公以爲糴出李
寅溥書而馴致左學則宜學之凶書卽寅溥之餘旨
知寅溥之書必當知左學之凶書傳會誣讒語極懼
毒居月餘始 下申䟽爾則遞差四字之批仍竄允

祿 上知公受誣促令行公公逡巡不膺 命連有
問備禁推罷職之 命而旋卽還叙 辭教隆摯教
曰橫逆之構捏旣照燭而昭晰則有何可引又下王
府問勘及納供 上別下恩教引言者䟽中語曰所
謂李寅溥書本是無證據抑勒之言况其處分不以
其書者乎至於宜學書一款尤爲可笑必當知三字
與莫須有何異又曰明是齟齬者繼撰故向教中毛
將焉傳者指此實際也屢加慰勉敦迫出膺公進
闕外奉牌俟命又 下嚴教謫補羅州牧使羅是湖
南雄州久經歉荒百度俱病公專心矯揉宿瘼如洗

出廩俸分吏奴取殖補糴逋給民買牛俾資農作及
遞歸不以絲毫累橐吏民磨崖大刻以頌清德後二
歲仲氏又下車咸曰某公之弟舉相欣喜贊成公莅
茲土有遺愛公兄弟寔遵先美一境咸戴焉時持平
李佑伯昭辨公受誣請鞫言者 批曰申允祿疏之
陰譎奸巧已洞燭而重臣本末亦所稔知其疏不應
爲累辛卯正月移漢城判尹猶不敢入城二月直尋
鄉路有 旨促召公上疏自陳 批旨略曰譬如衣
物點墨濯之則無痕有問啓之 教三月因試士
特除弘文提學連違召命 教曰欲披髮入山則已

不然沒不當更爲斂退之舉遂顛倒入肅又拜刑曹
判書聽斷公明議讞寬平疏決幽冤者殊多客使至
差伴送使赴灣拜知中樞兼內膳寺繕工監內醫院
提調壬辰拜禮曹判書 世孫左賓客七月拜吏曹
判書慎惜名器甄別品藻振起淹滯仕路爲之一清
以 孝明世子入廟都監勞陞正憲兼藥院提舉癸
巳兼知 經筵旬管嶺南拜奉常寺提調陳慰進香
正使例付判中樞七月辭 陛赴燕嚴束舌人暨竣
還書籍香茶一無所近行李蕭然反 命拜右賓客
甲午同知成均館事差宣惠提調除藝文提學拜戶

曹判書兼禮賓寺提調惠局與地部專掌金穀而適會帑儲罄竭公節冗費檢吏姦貢人防納諸司濫報一切裁之以法未幾府庫自然充羨至於常俸亦不輸于家以故雖值荐荒收支相應經用不窘十一月純廟禮陟差國葬都監提調監掌 廠衛損益適宜先是 惠慶宮之喪 主上服制無據公以尊同之義廣考禮經往復大僚獻議施行逮夫庚寅據賈公彥註說 當守宜行長子三年之禮時議有異同而公終始不撓及甲午 大喪嗣聖春秋纔八齡公謂不當以編髮登柩力主因喪冠之論公於國家大禮

擔夯類如是也以敦匠勞陞崇政兼判義禁知實錄事丙申以 太廟增修都監勞陞崇祿丁酉用 附廟尊崇都監勞進輔國拜知中樞又以 嘉禮都監勞蒙 賜馬之典兼判金吾公主吉禮後復 賜熟馬十月以 東朝特旨進拜議政府右議政兼銜如例朝野加額公聞 命惶恐上章力辭者三 上每賜批十行諄復至以今日 慈聖之特簡實由我純廟知遇委毗之遺意爲教 東朝別下 恩諭勗以追先報今協贊匡輔公感激膺 命時有盜入永興 璿源殿 太祖御眞奉安所作變上下驚惶罔

知措處公曰禮焚先人之室三日哭新宮火亦三日
哭我 仁廟九年江陵集慶殿 太祖御真失火
上素服率百官舉哀行慰安祭於 宗廟遣官設位
於江陵行告由祭此非今日援據乎於是 上避殿
舉哀遣大臣禮堂奉審衆皆歎服公以講學爲憂每
登筵必縷縷勸戒曰莊嚴日強屏去翫好學之基於
修身也嚴宮闈抑近習學之著於齊家也正朝廷誠
小民學之推於治國也 殿下悠泛爲事作撤無常
歲月不與悔將無及豈不大可懼哉 上改容虛受
獎以忠愛戊戌春摠裁 純廟實錄及告成進箋謝

恩蒙賜鞍具馬洗草日 宣醞賜樂與諸公作詩志
感焉時李頴相相璜朴左相宗薰相繼辭免公獨當
機務凡前後建白如慎爵賞嚴考課正科弊擇官方
節財用祛奢侈均軍伍平糶糴禁燕貨襍翫減京外
吏額許多施措無非切中時病 上春秋漸盛頻御
講筵啓沃成純之功政須日親賢士乃筵陳令京外
博採公論取才學最著衆所推服者如金仁根宋來
熙成近默差 經筵官李堯淵先授臺職仍請廣蒐
羅盡誠禮用資輔導 上可之直弼亦冒叅焉九月
兼 宗廟署禁衛營都提調冬引見進曰近來痼弊

未嘗有甚於田政試以八道時起元摠較之三十年前所縮爲屢萬結奸僞日滋經費日絀今宜查櫛申明舊規參用宋朝已例又曰水田之徧被旱災卽寢廢付種專尙移秧之故也付種方略及器械圖本頒下于諸道已亥倭譯有罪令金吾訊覈朴命浚李宐教朴命澈等互相推諉 命下大臣議分首從定當律繼有并擬一律之 教公以爲此無一律旁引之文况不分首從并擬死條乎諸相議亦同判義禁金履載上章自明技摘諸大臣獻議中句語逐條辨析一篇辭意皆譏侵公公仍納符迸出 上連遣史官敦

召公上疏力辭 東朝命竄履載又使知申偕來繼下予雖欲臨殿誰與爲國凡係公事勿入之 教公不得已還入陳劄辭免優 批敦勉二月 除藥院都提調時孫學熾蔓有象譯一二人率洋賊來漸至滋延公申明京外五家統法以爲團束詞禁之方在相位二周歲見時事艱棘浚意解職疏三上遞付西樞公感 先朝殊遇荷 東朝委毗憂國忘私知無不爲而賢路崎嶇猜克日浚行古道則謂之透閣矯時弊則目之紛更擔當時務則歸之專擅庚子九月大司諫李在鶴上章彈劾譏斥一門修撰沈承澤疏

出而添入尹尚度鞫獄時事繼有大司憲李義準之
疏於是大官唱之三司繼之禍將不測過十九日
下行遣之命公竄明川季氏安置古今島公聞命
無幾微色執季氏手曰吾兄弟四十年聯武朝端厚
蒙國恩一無報效罪固當然教諸子曰素患難行
乎患難七字正宜今日所勉十分畏慎看讀不倦也
范忠宣七十有萬里之行今余所遭較彼猶屬寬典
死生禍福天也遂怡然就道明川是關北惡地人所
不堪而公處坎履困一似家居胷中泊然無芥滯意
衣服枕几皆用縞素終日端坐講讀周易手寫劄疑

二卷雖子弟書札只報安信絕不及他語辛丑八月
十七日卒于匪所享年六十有五前三日有星隕于
前山又有白氣如虹橫亘屋上易簣時神息不爽從
容整暇略無怛化色作憶卯君詩隱約有訣別之情
而已九月柩返于長湍十月葬于東道古邑里負壬
之原夫人先葬于左至是合封焉甲辰臺啓傳已酉
有敘命公天賦英粹德性溫和數顏豐角身長體
腴美髭鬚軒儀容貞亮剛明不失敦厚事父母愛敬
備至家本清寒甘蠶不給謀諸閨壺粗得便養未嘗
以愁顏見亦未嘗有私蓄祿俸饋遺必資二尊人所

需用乙酉在嶺藩一日忽覺悲情內集翌朝議政公
患報至未幾諱音踵到以未及終訣爲至恨母夫人
繼又捐背攀號幾滅性與兩弟同居講禮縉經不去
體朝晡祭奠雖病未或替行月必省墓服闋晨必謁
廟每哭諱如袒括友愛篤至團聚一室庭闈之間和
氣融洽晚始析產一洞中分宅東西書伴織路暨齒
爵俱尊杖屨往來談論古今酬唱爲樂有二妹貧且
病挈置同閉服食與共俸祿豐厚盡歸於濟貧待以
舉火者屢十家做范六丈義庄置田楸下歲收其入
以補宗人中貧不能庀喪者壬辰癸巳荐歲歉荒都

下貧士溝壑在卽公使人探尤甚者輒以斗米贖錢
往投其家受之者實不知從何來蓋專由濟急不爲
沽惠接人和色開懷酬酢曲當僉僕吏胥罔不得其
歡心平居衣冠必整百書不亂家人子弟未曾見散
容華靡翫好一不留意家無長物只書籍數簾而已
述作各體自成一家嘗自攜謙不以詞章自居人家
碑板祭誄不喜苟作筆法端正嚴密未嘗致力而有
自得之趣晚年喜讀義經魯論著力尤多憂患流離
不輟其工天文兵學亦多妙悟有著萬理燭一卷習
武志一卷載之篋衍少時有一權幸聞公名譽送人

致款有意推挽公謝之曰士當藏器待用營營求進
不有愧於心乎居官莅職先究利病不爲姑息僥倖
之計臺閣之諫諍也瀛館之論思也喉院之出納也
銓地之恢張公道廟堂之殫竭謨猷與天䟽啓講論
奏議俱切於爲治之要也公數十年居宥密之地處
睚眦之場以公心直道左右彌綸庶幾有牽補維持
之力而躁競之徒窺覘於形跡秤稱於厚薄傳會浸
潤靡所不至馴致庚寅之構誣已亥之敲撼焉先是
李寅溥進一疏于 小朝卽蒙三銓 特除其辭以
摠攬權綱左賢右戚爲宗旨仍請明示好惡晉用士

類而慎宜學適投凶書鞠覈而置法焉蓋公於李疏
出時得聞幾微以事面與義諦爲之調停而闕導扶
護國邊逾折駭機者卽公大費識慮處而特由終始
三緘不伐不洩之故無人知公到底苦心而反爲難
明之罪案遂成前頭之禍胎惟天日昭森神明鑑臨
則在公固無一點疵瑕虛影幻化靡所摸擬比如浮
雲之自起滅而世塗險巇亦可見矣有遺稿若干卷
藏于家雅志林泉晚修鹿川先庄將擬角巾退藏而
未遂初服雲壑有餘韻矣配揚州趙氏正字 贈修
撰景達女婦道克備宗黨稱述生與公同年沒先公

十三年 贈貞敬夫人二男寅臯文科今參判出繼
從父兄尸贊成公祀寅尚前參奉庶子寅岳吏文學
官參判三男憲夏遵夏萬夏側出四男三女彥夏系
學官後參奉二子二女憲夏一女遵夏一子一女并
幼公志慮深遠風範凝重不加修爲渾然德成以至
淑慝之分義理之辨一刀兩段如水赴壑而在廊廟
儼然端笏而立有古大臣不動聲色底氣象偏被
純廟眷注屢出尋常拜相日 慈聖提諭如宣仁太
后所施于蘇文忠者公感結知遇生死向前終始一
節不擇夷險每值 諱辰齋疏哀慕若喪之初是可

見君臣之際會也素蘊經濟之志常眷眷於活國壽
民雅言朝多倖位野多遊民馴致國計罔極畿輔土
瘠民貧爲八路最而設四都正供盡屬分司苟不釐
整經費益竭尤以量田爲急先務蓋說弊必原其所
由弊陳弊必舉其救措之方若論其緊着事宜則猶
良棋之受敗局轉危爲安名醫之對壞證起死回生
儘能從心所欲庶幾救得一半踐述惠定公未了之
志業而形格勢禁俾羣黎百姓不得解倒懸而歸奠
枕范文正之先憂後樂乃其所願而賈長沙之痛哭
流涕以時然也嗚呼惜哉公蚤歲蜚英歷颺清顯進

秉國勻功用既興謂之遇可也終罹無名之禍遜荒
遐陬齋恨千古謂之不遇亦可也然遇不遇雖人而
亦天何與於公哉不佞識公於警齋洪公講席公與
不佞冲齡相須情好款篤雲泥殊塗隱顯異趣而所
阻者跡不阻者心也公胤子寅萬述家傳屬不佞以
不朽之托不佞識不足以知德文不足以狀德而竊
感其苦誠不揆耄癯力疾泚筆用俟篤論之君子云
爾

端人洪氏行狀 甲午

端人洪氏南陽人以高麗太師諱殷悅爲鼻祖八

本朝文貞公諱聖民文簡公諱命夏俱以文章德業
爲士林領袖三傳至諱獻猷縣令是爲端人曾祖祖
諱益顯通德郎考諱秉喆弘文館校理校理公聘延
安金氏通德郎諱奎女舉端人生稟絕異聰明孝悌
迥出倫類稍長畧通經史大義治女紅佐中饋俱極
敏達校理公有事必咨曰不直秉心貞固識解自高
恨不爲男子也十五歲歸安東權氏承仕郎諱用敬
承仕公寒水齋先生諱尙夏六世孫山水軒諱震應
曾孫也山水公嗣闡家學亦累徵不起祖諱中正繕
工監監役考諱守仁咸以法拂聞姑南孺人亦有哲

行貞德夫舅姑賢而難爲婦也端人克承順無違南
孺人病端人百日落立以禱秤水進藥喪祭情禮俱
自盡又承仕公遘癘而危祝天以文割指進血竟底
差痊端人指瘡欲親屬請診辭曰縱因君子之病有
愧樂正子正訓咸歎其孝烈雙全云辛巳秋承仕公
歿時家益落踰月未成喪五月不克葬端人欲自裁
於靈筵賴救而甦歎曰先姑丁酉之禍甚於今日而
以義制情戮力營聚立嗣成家今也則猶有藐孤與
荒屋數間夫子以托我我死是負夫子也且吾辛酉
嫁辛未尸中饋辛巳喪所天皆一紀間耳若又十年

孤兒長屬以家事遂吾志未晚也強糜粥以蒞終事
要忼心而後已終歲不製衣終喪不進肉閉戶不覲
人面至親有以先墓事而請謁者強而後許猶不踰
闕曰罪逆之身不敢不然其嚴於禮防者如此至歲
辛卯端人泣曰今距辛巳十載也於是爲營承仕公
墓於先兆乃廬其所欲不見天日胤子泣諫而還京
第端人嗚咽曰牽情子姓違我矢願戚戚若有負神
明是冬竟成疾而革傷人曰殆哉能無懼乎曰吾有
十年之期死當如歸奚怛焉諭胤子曰辛巳薄斂爲
沒身痛必用綿布爲襚贈慰我長逝之魂竟以癸巳

八月朔日歿距其生丁未爲四十七歲越三月癸卯
葬于清風遠南面仁澗里丙坐卽端人自占營承仕
公墓者也育一男一女男達善女適李晉永端人有
至行旣專心所事又以本生姑異宮罔克奉養爲至
恨時往展省久而後還臨歿具姑夫人衣涕泣手書
而進是所謂終身慕者歟雅不喜榮達每校理公爲
文會日岑樓秉燭討論理義豈不贊於馳名雲衢乎
壬申有西警校理公屬二子于端人曰寇固卽滅或
猖獗吾當執勒汝必葆毓兩弟毋殄我後對曰伯父
在家眷無憂且兩置則免俱陷慕堂洪公成法可遵

也校理公歎其理到校理公長胤歿端人痛宗祧靡
托廣謀親黨立嗣以存祀又爲校理公收遺稿以成
部秩置墓田以奉香火友愛諸弟施教誨周窮乏靡
極不至焉喻子女以義方或言其過嚴則曰寡婦之
子不得不爾常訓胤子曰科宦固榮矣惟汝有內外
先懿夙夜警飭母墜典型又言往哲成就必資師友
俾之負笈從學不以遠離爲戀有朋會輒設饌曰汝
長有朋友切偲之道也吾何辭截髮治產亦有度嘗
云先姑赤手就業我未能保守將何顏歸拜乎親執
紡績罔晝夜矻矻躬行節儉以存贏餘祭田鹵廢端

人舟行近千里整理而還經理八年而家道復立享
祀以時歎曰茲乃先靈陰隲匪吾力也人服其孝思
不賈爲富而能仁焉夫從兄將棄紱親戚咸止之獨
端人曰處義當無苟而已又得邑徑歸端人復馳書
賀其不改前轍其見理之卓皆類此也從弟正燮氏
曰向親則滿腔血誠友于則根天苦心奉君子則箴
警之哲婦教子女則三遷之賢母好善疾惡之腸剖
析義理之見雖讀書君子莫能幾焉族兄永燮氏曰
圖恢於危急之際踴勉於空蕩之中松楸勿剪之計
烝嘗可繼之謀堂構綢繆之策量力之所及爲之遵

正理存危誠蓋匪鬚眉男子所可及夫姨弟金在晉
明叔嘗稱端人懿德當爲女師俾宗族簪珥有所矜
式諸賢之論備矣不佞復何述焉婦人之行含章而
不見且彤管之職廢而巾幗之行泯焉端人送子從
不佞遊家遠而未嘗一日廢因之憤身而服心焉蓋
四德茂百行舉真爲女而女爲婦而婦爲妻而妻爲
母而母者也雖內外身教之所由致苟不固天分英
毅自修真篤者亦何能與此哉方其盛年天窮必欲
捐生下殉收血淚於晝燭護漂搖之危巢延垂絕之
宗祀告厥成于皇辟在國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

也苟息有言生者不愧死者復生不悔其端人之謂
乎且矢以一紀竟一紀而終者是亦生者之所不愧
而死者之所不悔也方林第危喘凜乎晷刻而恐尊
姑壺範之永湮口授嗣子爲狀謁文于不佞文旣就
端人讀而泣無幾又狀端人德行嗚呼是姑是婦克
世繼聲雖幽潛閭閻之內輝光耀若丹青豈無如劉
子政者取而闡揚與千古女士同歸於一揆乎謹述
所以生不愧死不悔者勉胤子以守身好學毋忝所
生用俟天道之必復而遺祉之未艾云爾

五代祖考通德郎府君行狀

府君姓洪氏諱泰元字道長我洪出自中國唐宣宗
嘉高句麗至誠事大遣八學士教東人洪卽其一而
家南陽仍系焉遂爲我東著姓有諱殷悅佐高麗太
祖統合三韓受十八字勳號官太師是爲鼻祖生諱
東周大府卿生諱毅尚書僕射後有諱復禮史五傳
至諱由道密直司事恭愍王朝與李益齋諸賢同錄
燕邸隨從功再傳至諱溟入我朝判漢城府尹首
理京兆生諱師錫材兼將相受太宗顧命贈諡
莊襄歷二世有諱以平以文學致重名與趙元紀權
達手鄭希良諸公相推慕托金蘭契世號二十八宿

官成均館司成 贈吏曹判書生諱德潤 宗廟署
令 贈吏曹判書是爲府君高祖也曾祖諱仁恕戶
曹判書壬辰扈 駕龍灣臨終辭錄勳祖諱邁洪州
牧使考諱汝龜丙丁後秉義自靖世號 大明處士
娶延日鄭氏生員諱維垣女文忠公夢周其先祖也
以 崇禎丙子七月一日舉府君生稟異質孝友天
植自冲齡怡愉承順自中規矩親戚鄉黨咸服其至
行纔就傅志性理之學以聖賢自期待家居入廚具
膳必盡其滋味下聲婉容和悅親志每侍湯躬執刀
圭不離左右不解帶不交睫者數月未嘗告憊慈癢

添劇斷指出血以進賴以延命壬寅竟丁憂哀毀踰
制屢絕屢甦哭不絕聲淚盡繼血庀喪務盡情禮期
無遺憾既葬居廬於漣川清華山玄溪墓下一日三
省涕下如雨墳前莎草爲之枯死祭席亦至腐穿饋
奠之時號踊叩叫自曉徹晡樂樂之形皇皇之狀傷
觀墮涕吊者感動一日於廬幕見諺書帖壁者乃先
孺人手澤也偶然觸目悲不自勝嗚咽不能語時有
鄉中長老見而悲之曰孝哉斯人也既祥處士公語
府君曰吾有子如汝且有賢婦何必再聘府君垂涕
跪對曰慈顏永隔瞻依無所小子從誰而呼母伏願

大人復使小子無母而有母復得喚孃不亦幸乎仍
伏泣苦懇處士公感其言遂再登焉遂繼妣于歸八
謁于內出外暗泣曰我願繼母之典型或者彷彿於
先妣今何其相殊也從茲先妣音容不可復得見嚶
咽失聲親姻爲之掩淚承奉繼妣誠敬備至無間所
生雖在心制中不廢定省曲盡子道一日於堂上見
繼妣與侍婢去新棉核俯伏中庭繼妣驚問之低聲
而對曰或恐母親體候有損家內女奴亦何必自
勞望一任婢使繼妣嘗以此舉似於人曰雖非已出
事我誠孝若是曲至不勝感歎還不安心也守制甚

嚴不入中門或有喪祭事可議則必使女奴傳語雖
祁寒盛暑未曾暫解衰絰亦不開口見齒孺泣嬰哭
一如袒括之初母以處士公戒以傷生少自節哀而
維則之思出於天性不能自抑血淚染衰柴毀骨立
服闋數年而病益沈痼仍不起乙巳二月三日也壽
才三十府君下世後鄭孺人墓前莎草枯死者守塚
者不忍改過屢歲新草復生腐穿席家人藏之流傳
用寓慕追府君將不勝喪恐後日有闡揚之舉切戒
家人故子孫不敢違遺命其後百餘年一鄉士論齊
發以爲斯人也名湮滅而無稱則將焉用綽楔爲哉

狀顯縣官以至登徹 英宗癸酉竟蒙 旌閭之典
百歲之公議槩可見也府君自幼不屑舉子業庭訓
懃懇每勸以立揚府君黽勉承意時習程文自勝冠
至二十歲屢叅大小科發解而所樂不在是也同時
儕友皆期之以儒者事業自以爲莫及一世之士望
亦可想也府君墓在玄溪清華山先塋局內坐酉之
原配安東權氏考通德郎諱順正祖郡守 贈叅判
諱儼己曾祖洗馬 贈叅贊諱克中外祖察訪李光
泌孺人事尊章盡誠配君子無違治家有法度宗族
咸稱以女士附公墓無育取仲氏洗馬公諱泰亨長

子 贈司僕寺正重塚爲後寺正娶全州李氏生一
子二女尚彥縣令 贈左贊成長女適縣監趙麟命
次女適判書金取魯贊成娶順天金氏生一子二女
善養牧使 贈吏曹叅判長女適府使李塲次女適
清原府院君金時默庶女適李信秀叅判初娶平山
申氏無育再娶全州李氏生三子三女長履簡同敦
寧 贈吏曹判書卽我先考也次鼎簡縣監濟簡通
德郎女適金載象進士沈能基完城君熾清原府院
君一女 孝懿王后也判書一子二女不肖直弼謬
蒙 聖朝旌招位躋上卿不敢起縣監金泰根尹約

烈縣監一子翼弼縣令庶子爽弼營將通德郎子允
弼嗚呼府君以不世之資希聖賢之工以出天之行
受詩禮之教孝通神明而延垂絕之命誠孚闔門而
感異顏之親天之保佑宜無所不至而既闕其年壽
俾不得充闡志業又嗇其福祿亦不得展布蘊抱何
神理之舛至於斯極哉於府君靡足爲輕重而在于
孫爲無窮之痛也不肖荒墜家學旣不能繼述志事
晚生無述又罔以揄揚德懿俾金精玉潤之殊姿南
陵白華之至行將掩鬱於千古乎傳曰先祖有善而
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也茲敢掇拾家庭傳聞用

備立言君子之採擇焉五代孫直弼謹狀

先考同敦寧府君家狀

先府君諱履簡字元禮姓洪氏我洪出自中國唐嘉
高句麗至誠事大遣才子八人教國人其一卽洪氏
也高麗翊戴功臣大匡太師諱殷悅是爲鼻祖其後
圭組相襲名德間出至諱漢八 本朝拜漢城府判
尹生諱師錫都巡撫使 贈諡莊襄有文武全才受
獻陵顧命三傳而爲成均司成 贈吏曹判書諱以
平德業文章與鄭虛庵諸賢齊名稱二十八宿又再
傳而爲戶曹判書諱仁恕壬辰扈 駕歿于龍灣以

未見興復遺命辭勳生諱邁洪州牧使生諱汝龜抱
道秉義丁丑構成八清華山中終身自靖世稱大
明處士寔公五世祖也處士公長子諱泰元克紹家
學不勝喪蚤切以孝 旌閭次諱泰亨洗馬生諱重
塚 贈司僕寺正爲長房後亦翹冠而歿祖諱尙彥
三登縣令 贈議政府左贊成考諱善養黃州牧使
贈吏曹叅判妣貞夫人申氏繼妣貞夫人李氏系出
英陵通德郎諱鐸其考也李夫人以 英宗癸酉三
月二十八日戌時舉府君於贊成公三登任所生有
異稟朗慧絕倫數歲偶嚼柿而痞至成童不復食日

挾筴過隣塾見嘉實墜地而不顧也稍長受學于家
庭不煩教督而文行夙就癸未遭贊成公喪隨叅判
公守制于山中益修子職退則大肆力于六藝之文
詞華警絕往往多傳誦藝苑諸公聞名而委訪期許
甚重赴陞庠累居上游辛卯以陞製居魁入侍 渥
手褒獎勉以大闡丁酉進士屢掌太學議 特命讀
書泮齋丙午丁內艱己酉筮仕爲 徽陵叅奉處
七陵中齋官并朋酒追逐以爲樂府君獨守靜劬書
庚戌例調濟用監副奉事辛亥遷尙瑞院副直長冬
陞本院直長通禮院引儀義禁府都事因事坐罷壬

子除造紙署別提南部令刑曹正郎司寇務劇且關
節攸萃府君絕干囑明聽讞有誣富人負債作偽券
以訟者一曹八其說而右之府君立辨其贗其人服
罪曹用咸須贖鑿而多因請託免贖或歸乾沒蕩然
無存者府君掌其務執法不撓未半歲曹財復舊仍
繕公廨不藉大農暇日讀律書修明章程閱堂僚屢
人而靡不愛敬 上臨筵贊歎其舉職癸丑除任實
懸監邑處僻陋吏猾民困府君用治蜀之政充通糶
粟萬包而闔境不擾官需之收諸民者勒定厥價不
以米而以錢襲謬爲式久而難變府君俾納以米邑

庖糶于倉供于官府君亟撤屠仍革厥弊值歲災捐
廩營賑盡蠲官田之稅并及僧役邑有補民廳歲收
粟於民用補經費斂散失宜民不聊活府君殫心整
釐割俸錢屢干緡以防民役減其流來舊瘼爲民疾
苦者圖永久利邑以再造乙卯移大邱府判官壹遵
治任之政而濟之以寬賓客芻午簿牒如山左接右
應耳聽口決不終晷而沛然若無事丁巳 命設監
試于本府而道伯主試行爲定法府君尸厥事商畧
便宜先事爲圖收於民者盡出於官民不知有試役
及開場戢亂而防姦措施得中功用旣興一路章甫

作歌辭以頌之府君語道伯曰哉所之輪行列邑法
意有以也若局定於營下則吏胥習熟見聞心手俱
猾奸竇益滋倖門益闢雖有知者亦無如之何不如
仍舊輪設之爲少弊仍轉聞于 朝其事遂已又值
大侵蠲民之納于官者公賑排日之間割廩以濟其
急躬蒞諸倉逐巡不闕作賑簿井井有條理民忘其
飢道伯褒啓又以弊局克完欲請久任府君力辭不
居戊午御史呂駿永偏聽造謗者言以綿田給災謂
是事目之外又舉黃白徵布之弊而許之府君就理
上燭其誣不待議讞 命倍道還任相臣李秉模欲

緩頰同時勘律者之罪并請本道行查 上再言大
邱有何可查之端乎然爲重其請 命依大臣言道
伯李義綱恐駿永被譴以流來闕伍未及盡充回啓
上命卽其地編配府君處坎自適讀書玩心不以得
喪概懷時叅判公在京第疾粹革不救府君戴星嘔
血氣塞者屢哀毀幾不全居室薦苦以終三年辛酉
拜工曹佐郎歷社稷 宗廟署令司饗院司藁寺僉
正甲子除安城郡守郡處畿湖大都會民以工商爲
業官亦賴之爲邑府君未嘗役一匠亦不資商貨減
市廛之稅通交易之路民大悅丁卯移全州府判官

事劇甚於達城且湖俗浮囂健訟而府君剖判如流
案無停牘下車不數月節度使鍊兵于本府廢習操
者爲三十年軍額闕者萬數府君方便措畫充簽軍
伍而一境晏然戊辰春投紱而歸因御史徐有望追
咎習操時擾民奪告身二等已巳 特贈贊成公職
仍命錄用嗣孫除府君內資寺主簿轉 景慕宮令
司宰監僉正庚午除密陽府使土俗獷悍不率教府
君以身帥先信順休洽邑有嶺南樓擅勝一路而非
公幹未嘗登臨日易致流連耽樂貽害民國又有後
漕倉金海以下五邑田稅廩于三浪府君管其事斗

量務從均平五邑之民既納稅常有餘米夏運漕于
京船敗不得還將改造以及明年漕期而期迫不能
就府君直牒惠局竭心經理不月而屢十艘告成漕
不淹時凡改船例出漕倉錢以當厥費官爲之度仍
取其剝且有什物價米累百石循襲取用已成邑規
而府君曰焉有長吏而與漕卒爭利者乎遂盡畀漕
卒漕卒頌惠立碑于漕倉辛未 朝廷送使通信于
倭一路咸斂民以應役密處東萊之交供億百出府
君蓄數年俸廩竭資財以需之民不知有南槎之役
又爲碑頌德道伯金公會淵每贊歎云七十州中獨

密陽取用於宮中壬申春 朝廷命本道鍊兵時值
清北潢池之警八域驛騷訛言朋興際見春操於百
年創行之餘民大驚駭日益煽動又將廢東作府君
歎曰此所謂養亂而助變不戢則變且中起亟往復
道伯且通于揆地即令罷休遂以無事四月棄官而
歸時西亂未勘道塗險阻京師戒嚴危疑萬端移城
而避者縋屬于路府君獨挈眷入洛人有挽者府君
曰京城如不守當同死社稷而已癸酉 東朝壽躋
週甲公於 東朝爲中表親 特加通政階拜僉知
中樞府事五衛將敦寧府都正秋除慶州府尹本府

糶糴爲數十萬石而值邑倅數遞吏緣爲奸庫儲枵
然府君查發積逋羣吏將致散亾府君雖刻期督徵
而弛張闊狹曲中事宜未周歲十三倉俱完徵不及
民吏亦免罪有沒齒頌恩者值歲荐歉至甲戌八路
告凶嶺爲甚餓殍相枕藉于道加之以癘疫死者強
半府君經營綏輯先後緩急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
者謀及道伯蠲減貧戶逋租常稅之納于官者悉以
歸賑不私絲髮勸富民出粟開糶者抵非常謂賑饑
寧過無不及抄口至數萬人他邑民之散入本境者
亦一視之皆以爲得其依歸以故闔邑無流離無竊

發無一夫捐瘠按堵如故四隣咸有人相食之變而獨慶無有焉有贈倭館米所謂下納也倭人乘時索價過高惟意操縱府君往復萊府平直以應之爲民紓力民益大喜有格價米屢百石例供官用府君以爲割民膏血以肥倭奴固己爲國家之羞詎忍因其事而貨之乎盡給吏奴留作廳財爲迎送盤纏之費且念刷馬之弊出官財俾之生息用防民斂圖惟久遠府君荐經荒政憂悴成疾至賑已遂棄官歸戊寅拜曹司衛將後復拜己卯冬拜寧越府使不以地僻務閒而或忽於爲治修舊起廢百度俱舉邑饒山

水之勝時出而遊常存胡康侯不入衡岳之戒戒其跌宕辛巳二月賦歸三月孝懿大妃昇遐差宗戚執事因山訖敘勞陞嘉善階仍差孝禧殿享官間拜同知中樞府事副摠管後屢拜癸未附太廟陞嘉義階間拜同知敦寧府事丁亥正月復除同中樞月將晦忽寢疾以二月四日巳時考終于明禮坊南山洞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五嗚呼痛哉府君少無疾恙中歲愆和雖崇于水土而老益攝養貌癯而神清精華之發外者彌可驗貞德之符因不肖不孝罪通于天神理降罰不于躬而于厥考必得之徵靳

于耄期嗚呼痛哉訃 聞賜賻祭如禮四月壬申葬
于陽城天德山乙坐之原戊子八月庚辰并遷夫人
墓合窆于始興東面梅山亦乙坐也府君性仁而剛
行敏而信於孝天植幼而服勤贊成公盡誠贊成公
愛其英發常置膝上遇物則施誨府君佩服不敢失
李夫人有貞疾府君常侍床第必躬自扶將不以人
攝李夫人恒稱吾孝子李夫人在叅判公宜寧任所
疾劇府君晝夜兼程及至不解帶不交睫者爲五十
日及攀櫬而返也哭不絕聲行路爲之墮淚居喪盡
禮毀瘠幾殊常常嘔血爲膏育之祟焉事叅判公夙

夜洞屬先意承順非公故未嘗少離庭闈周旋給使
甚撻衣服脫着必趨奉之出入起居必護持之親檢
匙箸多寡饌饍好惡以夕較朝以今日較昨日日以
爲常而爲憂樂焉叅判公謝事閒居府君具述耳目
之所逮者告之以暢悅親心作幸而辭必侍寢得一
異味輒專价而獻之備板輿請就養叅判公雅不樂
官衙終不赴遂致不克終孝府君舍恤茹痛沒身如
一日喪餘之薦雖邵齡委淹氣息綿綴而必齋沐將
事哀動傷人友愛弟妹篤摯與仲季兩公相守湛翁
有春津之樂季公歿盡捐歲製與棺材以庀喪不肖

泣懇而不聽在完山任所承仲公病報星夜向永春
峽路險巖冰雪嵯峨府君冒危難以赴中路聞幽音
號絕失聲歸卽棄官忽忽無世念語及輒泫然嘗俶
裝入楓嶽會弟婦告病府君卽停行不肖曰已駕矣
且有二子侍湯恐不必罷休府君曰憂在同氣而可
以遊行乎其篤於內行如此視孤姪孤甥無間已出
疾痛苦身痾癯嫁娶皆不失時立塾師以教之割田
宅以處之推諸宗族各盡恩義以及於昆蟲草木之
微猶恐其或傷也內舅長貧嗜飲府君有官則分俸
無官則繼粟而酒亦不空以畢其生人以爲難御家

有度閨門之內斬斬如也不肖獨身善病而府君嚴
加程督不少饒假有過則必施捶撻不許出入交遊
或恐枉却一步及志學策勵彌篤曰汝提空名而不
務實卽不文不武非俗非僧半上落下底一破落戶
汝其欽念哉不肖病廢功令又不克從宦而府君亦
不強焉或有言不仕無義盍勸諸府君曰渠自不樂
任其所好而已嘗戒不肖億途之病曰縱或屢中亦
爲心術之害况不中乎一於誠而已不肖或有言議
骹骹叅較利害者府君厲聲曰焉有儒者而謀利計
功者乎惟有守經已矣母見小利以累大德不肖嘗

誦馬史暨杜詩府君輒呵禁曰是非儒者所宜誦不許看異趣者文稿曰門路不正易致浸染不許呼匪人之號曰不名而號尊其人其人不正可號之乎不肖或當餐有所擇則曰詳於味者有害於德性亦非所以惜福也常引前言往行諄諄誨子孫痛檢其言動舉止不遺其細必欲納之義軌而後已待臧獲寬而有惠曲軫饑寒告病則醫藥以濟之曰以義合者不容不乃爾有罪不悛然後放之曰當以不治治之與朋友交久而益敬雖風流篤厚談笑淋漓穆然而不可狎也少時習飲微醉而歸叅判公有不豫色府

君遂不復近杯勺居官思竭其材力務壹心營職臨財而清常畏人知絕不行苞苴亦不修聲譽束吏甚嚴而各盡其才愛民以誠而不克厥威且不爲法律所拘遷就於其間以承弊易變鉤訪民隱至忘寢食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計畫既定任怨而行之不可以勢利奪事上官莊慎而論事不合則棘棘爭難不少降志以故每見憚焉存心於興學每旬課士取高第者褒賞有經術行誼者招延薦寵或周以米粟人皆聳勸焉莅邑無久志或不以家累自隨未嘗終三年淹也家居不屑屑於產業晚益修整習靜一室罕出

戶庭惟兀然手一編以竟昕夕焉客至會心輒挽興
談論商確今昔人物臧否文章體裁至于我東功令
家諸作靡不舉起成誦聽者歆服天分簡潔澹然無
外慕其儉於家廉於爲吏者卽其素性然耳及耆且
貴而飲食服用無變於章布不御緋不重肉居不役
僉從行不用辟除苟非義一芥不以取人視殖貨利
者不啻若浼也眷念宗國往往流涕每歎公私財竭
邦本垂蹶紀綱日紊國脈已病或至中夜捫心繞壁
不寐俯觀爲之感動蓋得於天賦者如此非有所勉
強也配陰城朴氏處士亮欽女仁明淑哲奉舅姑以

孝承君子以順教子女御家衆咸以正無缺宗黨視
以爲模楷焉厄於媿以癸丑七月八日捐巾幘享年
四十一先先君卒三十五年從 贈貞夫人府君服
女士之行悼念不衰有近齋朴先生所述墓誌先妣
舉五男二女四男歿不肖直弼序居第二女長適縣
監金泰根次適尹約烈府君有側室生一男一女男
若弼女適李用愚直弼娶判書李滙女男一漢歿取
族子一純爲子一女適閔述鏞金泰根一男炳圭二
女適尹冕求一幼尹約烈無育李用愚一女幼嗚呼
府君少治博士業尤工於駢儷雄文麗藻早被士友

所推詡將進而黼黻于王猷而竟厄于公車篤論者
莫不齎恨焉每病文人之役心於伎倆不欲以詞章
自名然唯其發於言志者遇境陶寫聯篇累牘其出
混混若不可窮者所著有南軒稿藏于家筆慕鍾王
才氣超越不囿乎法度而適正放逸自然中軌雖尺
牘耕蹄未嘗潦率爲人所藏玩留心經濟之學古今
治忽興替制度沿革生民利害罔不研究到底眷眷
乎一王成法若將舉以措之而局於蔭塗不少槩見
惜哉居恒專於內修不以標望自高以故人鮮克知
者且不肖荒墜緒業不克立揚身名又乏血胤以禪

祖先氣麻窮天極地痛無所洩又懼不能闡述義訓
飭稚昧於永遠謹撮晨昏所睹聞如右而亦不敢瑣
瑣累列以溢厥辭用傷府君撫謙遵晦之至意因之
徼惠于立言之君子毋以其子之不類而廢其前人
之懿德焉不勝泣血祈懇之至不肖孤直弼謹狀

先妣淑人陰城朴氏家狀

先妣淑人姓朴氏系出新羅太祖赫居世羅末昔氏
分封八王子竹山君卽其一也後孫移居陰城仍籍
焉有諱梓麗朝工部尙書歷二世有諱淳入我朝
錄開國勳官吏曹判書被清白選當太祖分朝咸

州前後間安使皆不生還人多厭避公以龍潛故交
請行用子母馬事感悟 宸衷遂成 回鑾之功歸
到龍興江亦不免 賜謚忠愍使祭不遷夫人任氏
下從并 旌其門事載老峯閔文忠公所撰謚狀尤
庵文正公所撰墓表生諱昕叅判亦承公訃墜殿陛
死生諱叔達舍人俱以忠孝清白爲世楷範傳一世
有諱秀元被孝行薦除監役生諱淵號清溪邃於性
理之學同靜庵諸賢登剡章直授監察縣監不起生
諱有寧以遺逸官執義生諱至誠號一笑翁叅奉
贈承旨兩世俱有至行高尚不仕生諱澈遠卽淑人

高祖也曾祖諱聖龜進士祖考諱廷琬以孝 贈持
平考諱亮欽號知足堂天資近道孝友出人娶海州
鄭氏諱運徽女海平府院君昭平公詹壽九世孫仁
若純靜有女士風以 英宗癸酉十二月一日辰時
舉淑人於長興坊 賜第自在襜褕品質絕異不妄
啼哭孝親敬兄根於天性稍長受閨訓一部於知堂
府君一以古賢婦爲師動靜語默皆有常度平居沈
厚寬和未嘗少違親意與兄弟共長務主莊重不喜
戲狎女紅諸事不學而通通而人不知蓋不自銜而
然也嘗畜犬家人宰食淑人終不近口仁心之及微

物自幼時已然矣知堂府君鍾愛殊甚淑人叔父進士公每稱福德之器內外親戚之見之者咸謂婦容婦功婦德三者俱備云年十七配我家君其事舅姑也務以至誠柔色婉容怡悅其志服順無違絕無外飾未見絲毫有間於父母新婚後皇舅以金吾郎押罪人倍道南行也復命前數旬不解衣以寢皇祖姑金淑人嘗稱以必昌吾家末年每以咀嚼之餘與之則淑人少無難色敬受而啖之金淑人感歎不已皇舅歲月之製皆手自裁縫不任人爲及皇姑臯復於嶺衙號踊哭擗哀動傍人返廬前設位逐日行朝

夕哭此雖無於禮之禮而亦可見孝心之高人一等也以未能終事爲歿身至痛饋奠盡其誠敬哀集皇祖姑暨皇姑手澤以成編帙時時披玩以寓追慕焉及嗣蒞中饋所供脩隨皆經親手抄委婢使每以未得嘉羞爲憂日用無奢之而甘旨無闕以皇舅進飯多少爲一日之憂樂衣衾之屬隨時豫備或慮違體洞屬一念須臾罔忽皇姑下世而承奉如此故皇舅暮年不知鰥况之爲苦也其奉祭祀也務盡誠禮冀欲歆格必宿齋預戒植立徹宵烹飪之屬陳盛之節自力親莅極其豐潔雖忌故稠疊而未嘗暫忽幹蠱十

餘年終始無怠其配君子也三十年無愆德相待如賓而極其莊敬奉以巾櫛而不事侈泰君子榮達婦人之所希望而或慮世道之險巇不願大闡我家君每言多賴內助其教子女也嚴毅有則不以辭色假之衣服飲食若或揀擇則切責之俾尚儉約未有以玩好之物示之若惰怠無檢因循度日則必曲加開牖若不改則必施楚撻期於悛其惡習而後乃已不肖童年遊嬉不度淑人誨責備至累日不回怒不肖席藁伏地亦不卽命起終使改遷殤憾相繼不肖癸立則慈母之情尤所鍾愛而提教之嚴督亦不少緩

嘗以耽戀榮利爲戒使之專意向裏曰窮達命也勿以此動心雖以不肖之至頑極陋恒恐忝生粗能立志者趨庭之外得於淑人之教亦多其洞悉道理委命循天如此及授室謂不肖曰世之待子婦者始則昵愛終不能保恩苟求其由病生於過愛吾則待汝妻當勿昵勿踈以全終始云故眷婦歸三年如一日其接親黨也敦睦周恤務盡道理妯娌娣姒之間酸醜不調而中心好之誠意相孚同宮累年不曾見毫末圭角我仲母下世後從弟龍弼多在膝下而飢寒溫飽與同不肖無所間隔庶從兄爽弼亦自童穉依

歸淑人誠心矜憐視之如己出故淑人之喪哀慟號慕無異所生我家君外氏貧不能自存淑人所以周給之道一如皇姑莅饋時家君舅母每語及淑人則輒泫然下淚亦可見至仁之浹人者深也其御臧獲也先仁義而後鞭扑豐均衣食不示愛惡雖有罪過務從恕貸有一婢偷竊頗甚舉家皆曰可誅至有以不加重罪疵類淑人而若無聞焉終始包容使之改心易行淑人之喪諸婢僕如喪父母若非仁愛之入其骨髓者何能如此皇舅累典州牧君子繼以從宦家務益繁而勤以綜之整以理之不言之中若有成

法常居罕言語喜怒不形於色故有喜而人不見其悅樂有怒而人不知其忿懣閨門之內幾無間言惰慢之習不設於體鄙俚之語不出於口牟利取息視之若浼器用服食專尚儉嗇見人之不揆本分紛華奢侈者則大以爲非每舉以戒不肖甥姝及下世家入考曆書所錄逋債錢才踰十兩亦可驗平日節約之一端也盡日手執針絲戶闕之外無故不出絕不好巫卜而自前往來者亦未嘗拒絕其嚴而不迫如此嘗惡人之粉飾言貌表裏冰炭故對人接物心口相應家有鬼怪家人驚恐而淑人中夜獨坐凝然不

動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亦不復作遂得奠安與程母
廬陵事古今一揆也淑人自入吾門夫黨之艱難疾
苦憂樂好惡以至婢僕之長短可否絕不言於本親
故朱陳之好三十年無替亦末俗之所罕有者也癸
丑春指壁上所貼家內忌辰曰我亦不久當書此列
有不豫色抑或有前知而然耶竟以是年七月八日
申時下世壽甫四十一八月十二日辰時權窆于高
陽求知道面土堂里壬坐之原越明年甲寅二月二
十八日午時移葬于同山艮坐我家君諱履簡進士
前大邱府判官我洪南陽大族通德郎諱重琛縣令

諱尙彥牧使諱善養即夫家三世也淑人前後舉五
男二女男遠昌彭男彭達彭壽俱夭不肖直弼序居
第二娶判書李淮女女長適安東金泰根次適海平
尹約烈直弼一女幼嗚呼淑人幼而事父母長而奉
舅姑理家訓子罔不各盡其道上下服其德親姻知
其賢此豈非一部閨訓中所出來者歟蓋我外氏家
傳詩禮世篤孝友淑人以出天之行承家庭之訓自
然耳擣目染以至爲婦爲母皆有準繩卓然爲閨閣
間矜式嗚呼盛哉淑人舉不肖十有八年艱辛鞠育
謂及見其長成而風樹不停春暉遽暮不肖不孝之

罪上通于天天厭之而降此酷禍也歲月寢久典型漸遠茫茫穹壤此何人斯淑人至德懿行可述者不啻多矣而喪威之餘神思荒落耳聞目擊舉皆遺忘重以辭不達意無以闡揚萬一不肖不孝之罪於是乎益無所逃矣茲敢號籲於立言之下願門下垂憐而俯諒焉略敘事行以爲狀德之文則不朽之托孰大於此榮感之極惟圖隕結而已千萬不勝祈懇之至不肖男直弼泣血謹書

亡妹尹氏婦行狀

孺人洪氏家大人之季女直弼之妹也吾洪唐城人

以高麗太師諱殷悅爲鼻祖因爲東方大姓入我朝有諱溟漢城府判尹諱師錫莊襄公諱以平司成司成公莊襄公之曾孫也戊午士禍被黜而卒後贈吏曹判書判書公有孫曰戶曹判書諱仁恕穆陵名臣也壬辰以開城留守扈駕卒于行在所生諱邁洪州牧使生諱汝龜丁丑下城後恥之隱於清華山終身不出以道德節義名學者稱玄溪處士是爲孺人六世祖也會祖諱尚彥三登縣令祖諱善養黃州牧使吾大人諱履簡今安城郡守牧使公長子也娶陰城朴氏知堂處士諱亮欽之女以正

宗壬寅十月十八日戌時舉孺人於漢師長興坊外氏第生而岐嶷踈眉目廣額豐頰不妄啼哭吾先妣歸以見于牧使公牧使公歎曰恨不爲男子子也稍長組紉筆札不煩教而通遊戲有度鮮爲長者憂十二歲喪先妣守制如成人朝夕哭臨氣盡而止非甚病不闕亦慮余過哀先止而止余哭仍相持而哭以終日每喪餘號絕若喪之初十年如一日嘗問大人鰥居無况先意承順務適其性十六歲歸于海平尹約烈仲守仲守通德郎諱趾東之子 元子諭善諱得孚之孫也諭善公號信齋德行文學伏一世子孫

服其教謹飭自守仲守亦良士也孺人入其門事大舅姑舅姑以孝信齋公曰是善事我信齋公及夫人相繼下世孺人哭則漣如時孺人嫁未數年也於舅姑有深愛嘗爲人製衣受其直爲酒食以供之受之則喜形于色如受賜仲守勤於學而孺人猶夙夜儆戒衽席間申申說與者皆居業而盡爲士之道也仲守嘗患疹孺人不交睫解衣自莅饋食刀圭之供如是者十數日而猶不懈夫黨咸歎之處妯娌姻間不設畦畛有中心之好及哭孺人悲之如同胞戊午喪吾王考庚申喪季父哀傷過度未見哭而不下淚

聲絕而淚不絕蓋至誠根天不待勉強而然也每憐叔母姑母孀居時就其所以勞之叔母哭之曰恃之如男子姪緣我命薄而死也幼時被養於外王母鄭碩人事之如母姊金氏婦歸湖鄉孺人敘死喪孔懷之情文以送之息至輒泣久而不已每箴警余甚至余性卞急詬詈概獲或失常度孺人必止之又或干與屋中事孺人輒曰此非丈夫所與知盍持大體先妣嫁時婢有罪余欲出之孺人力言不可余屈意從之余之姑不陷大戾孺人之助也與從父兄弟內外兄弟曲有恩義各盡其分接諸家女奴善信休洽雖

兩面二舌千百其心者罔敢交構若自己所使雖頻施箠楚而無怨言家大人典數邑孺人或隨或不隨而不曾干求大人人家食累年孺人裘葛不備而亦無幾微色盜乘虛入其室嫁時資糶無遺者孺人不戚戚久而不復言其事甲子四月厄產所得卽男子而死以故幾殊而甦乙丑從家大人于安城官次病浸困猶不作痛苦色以對大人時大人有疾孺人日夕焦遑忘已病之不可爲也大人少愈孺人自度其無幸言我自有死地何可爲安城鬼願遄歸于夫家臨發與家人訣到京第外王母臨視孺人和顏色以拜

笑語竟夕以慰其心後日舅母來言外王母憂疾狀孺人曰不肖無狀使篤老人至於此極因悲泣臨往夫家又與親戚訣欲周視堂宇而不能及至夫家舅姑躬自救護孺人蹙蹙不自安每請勿自勞因言嘗願以飲食忠養用報尊章之恩今至於斯不孝莫大嗚咽不自勝仲守或在傍則曰莫我守往而詩無廢一日及時日不可保則勸余備襪贈曰妹被服常不完吾死後掩身勿厚也又曰吾無怙化意但至情難忘耳兄與我卽骨肉間知己也先妣早世零丁孤苦以至長大相依爲生妹不幸短命死勿過哀以安妹

心兄積疚於喪禍豈可爲妹傷生耶自量不能逾日願見家大人時大人有微恙頻候起居及大人至先問差劇因言不終養爲難瞑之恨又言以疾病死喪貽憾老親尤不孝之大者因仰勉其加護大人出執余手而曰今日眞永訣矣嘗願以飲食供舅姑衣服奉父親兩者俱未就此爲至痛又曰最不可忘者父親若外王母若兄不見兄生男子此尤難忘耳妹命畸無年與育願兄享無疆之壽長奉父親多產子姓歷數負逋錢曰兄必備償以安妹九地之心又曰奉遊先妣於泉下此爲可樂耳每勸仲守再聘因勉學

業又曰既無所生不必設上食但舉朔望奠而躬行可也至是向仲守諉又告諉舅姑申言未報至恩而死痰升喘急語澀而神清余泣言有生必死死非可惡好去九冥奉遊母氏則微微作聲曰不料遽至於斯仍瞑目翛然而逝卽六月二十日也權厝于富平府桂陽山下時天甚熱斂而體膚如常至葬亦無氣臭異哉豈以潔淨之性死而不變歟嗚呼先妣受一部閨訓於知堂府君既受用不盡而施于子女孺人自孩提已述其教及長手自傳寫用資常日故平生言行皆本於此蓋其爲人通明開豁無世俗婦女齷

齷暖姝之態立心不設城府與人無間物我然確而有守志一定不少撓卽其所就而論之爲子孝爲婦順爲妻正畱於奉而豐於施厚於義而薄於財苟使爲男子身則當爲一世偉人豈直爲吾門之光而已哉惜乎旣其爲女子則亦宐受天之祐而旣闕齡又絕世所報施者其何如哉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朱先生銘劉氏妹之墓曰懿此德美後人之休如孺人雖有德美爲誰之休悲夫仲守不忍徇其言躬莅衆生之饋期年而倩人者數度禫而猶不娶余勸之曰逝者無子子無達志之義何待三年仲守不應其嚴君

亦莫奪其志云此雖過於禮豈不賢於不及哉仲守
真良士也孺人配良士而不克有終重可悲也以仲
守之賢必有後焉孺人懿美或爲其休歟苟有然者
尤何忍湮滅而無稱也世無續烈女傳者孰有能闡
發含章以詔無垠乎其將終掩翳而不章乎茲敢不
揆僭猥徼惠于立言之君子或狀其德或誌其墓或
爲辭以哀其死用慰至情千萬大願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五十

